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六



後學會稽沈性編校
後學蘄陽李猷重刊

序

洪範定正序

伏犧觀馬圖而畫卦神禹因龜書而叙疇臣吾夫子
繫易廼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似皆為
畫卦出而叙疇若無與焉此千歲之下辯議紛紜雖
更周邵程朱諸大儒之論猶莫知所適從也况九疇
之傳錯出乎玉皇極之下蔡氏著書竟莫之正是學

者不能無惑焉會稽胡君一中深有得於王文吳三
先生之說據其所長而訂正之分經別傳以傳附經
自成一書名之曰定正洪範然後義理明白脉絡貫
通而神禹叙疇之義粲然如指諸掌夫龜書馬圖自
周程朱子固未嘗易置其名今胡君直以圓九為圖
方十為書而畫卦者兼取之以分先後天其亦卓然
有見者哉雖然神聖有作動與天合使龜龍不出於
河洛則卦圖畫疇固叙也感麟而作春秋觀兔而知
易象變通交互理無不在非深於道者其孰能與於
斯

張理仲純讀易而有得焉於朱子本義所列九
圖之外復推演為圖一十有二以明陰陽剛柔奇偶
之象然後動靜闔闢往來交互變易縱衡上下坦然

明著矣或者謂易之為道幽而鬼神明而禮樂允天
地間事物小大終始進退得失吉凶存亡之故靡不
兼該而具備今欲一切約之於圖其果足以盡天下
無窮之變乎嗚呼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
觀其變而玩其占夫辭精微而難究象顯著而易明
由辭以達象因象以命辭則辭易先後亦較然可見

矣况易之畫取諸天地易之名取諸日月彖取諸豕
象取諸象象固未始離乎易也然則斯圖之作非深
有得乎易者其足以知之哉昔江陵項氏著玩辭以
發明程子之易猶恐有西河疑女之嘆斯圖之於朱
子其亦類是也夫

牧民忠告序

牧民忠告者濱國張文忠公所著書也公以道德政
事名于天下其為學則卓乎有所見而不雜於權術
其操行則確乎有所守而不奪於勢利凡見諸論議
施諸動靜蓋無一不本於仁義之心也故自為縣令

為御史為參議中書為中丞西臺皆即其所行著之
簡策有曰風憲忠告曰廟堂忠告而牧民忠告則為
令時著也間嘗盡得而讀之廢書而嘆曰是何忠厚
之至哉因記弱冠時先子文靖府君語師泰曰我昔
在朝當皇慶延祐間人物最盛一時相知固不少然
求其志同道合者莫清河元復初濟南張希孟若也
二人嘗聯鑣過我慷慨論議日晏不忍舍去且相顧
曰世豈復有相得如吾三人者乎吾三人孰先死則
後死者當銘諸墓使子孫世世無相忘也後三十年師
泰承乏閩海憲使而公之子引亦僉司事間語其故

則相對悽愴不已遂請此書刻諸學官以規夫牧民者嗚呼數年以來州郡多故黎民瘡痍每思一賢守令以安靖吾民而不可得乃知忠告之有補於世教也深矣使天下之為守令者家藏一書遵而行之雖單父武城之化不外是矣奚漢循吏之足論哉

黃學士文集序

翰林待講學士金華黃先生文集總四十二卷其初藁三卷則未第時作監察御史臨川危素所編次續藁四十卷則皆登第後作門人在禕宋濂所編次續先生之文章刮剝深雪如明珠白璧藉之繅綺讀者

但見其光瑩而含蓄華縟而粹溫令人愛玩嘆息之不已而不知其致力用心之苦也故其見諸朝廷簡冊之紀載山林泉石之詠歌無不各得其體而極其趣以自成一家言余嘗論之文章與世運同為盛衰或百年或數十年輒一見先生當科目久廢之餘文治復興之日得太肆力於學以擅名於海內雖其超見卓識有以異於人其亦值世運之盛也譬諸山川之風氣草木之花實息者必復悴者必榮蓋亦理勢之必然夫豈偶然而已哉先生領延祐甲寅鄉薦先文靖公實為考官於師泰有契家之好其後同居史

館又同待經筵交誼尤篤比庶問閩南過金華得先生之集於王禕故叙而授之三山學官俾刻梓以惠來學先生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寧海縣丞歷石堰塲監運諸暨州判官浮沈州縣幾二十年始入翰林應奉文字尋丁外艱服除改國子博士居六年以太夫人春秋高乞外補遂提舉江浙儒學年六十有四竟辭祿歸養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及復召入翰林侍經筵數告老不許久乃得謝去今年七十有九猶康強善飲啖援筆馳騁如壯歲云

羽庭詩集序

赤城黃嵒之境有山曰委羽有士曰劉德玄隱居自放不求聞於人獨喜為歌詩情有所感輒形於言嘗讀孫綽天台賦至羽人丹丘福庭不死之句欣然慕之若將有所遇焉遂名其藁曰羽庭及領鄉薦就辟部使者累官省署以安東諸侯則其遊歷益廣造詣益深而羽庭之積益富往往傳誦江海士人之口政譽詩名卓然並高予間得一二讀之已知其志之不凡矣今年冬以使過姚江則德玄適來治兵江上一見握手懽甚始盡示其所為藁誦數過為之嘆曰信乎德玄之可與言詩也夫學詩如學僊僊不遇不

能成僊詩不悟不足論詩蟬蛻汙濁之中神遊太空
之表非超然真悟者能之乎德玄不忘乎委羽之山
羽人之庭其真有得哉雖然鉛汞之嬖支為玉樹黃
金出鼎輕若浮塵其得於僊者豈無小大耶得有小
大則悟於詩者又豈無淺深耶不明於微不入於道
何足以語此或曰李白詩之僊賀詩之鬼然則果有
小大淺深矣他日相見於天台流水間尚當與德玄
論之

陳君從詩集序

世之學詩者必曰杜少陵學詩而不學少陵猶為方

圓而不以規矩也予獨以為不然少陵詩固高出一
代然學之者句求其似字擬其工其不類於習書之
模倣度曲之填腔者幾希夫詩之原創見於賡歌刪
定於三百篇漢魏以來雖有作者不能去此而他求
今近舍漢魏遠棄三百篇惟杜之宗是猶讀經者舍
正文而事傳註也蓋三百篇之作有經有緯秩然不
紊學詩者於此而有得焉則漢魏諸作自可齊驅而
並駕况少陵乎此予之所以久存於中而未敢以告
人者也天台陳君從別十年矣間來三山以所為詩
一卷求序其端讀之其聲清以和其律嚴以正備衆

作而不拘一體其庶乎有見於經緯之旨者君從於予舊故敢以未嘗告人者告焉君從苟以為然則向之所謂方圓規矩在三百篇而不在杜矣遂序而歸之

鵲華集序

鵲華集者集賢直學士隴西侯李公所著歌詩也公居濟南山有華不注水有鵲湖皆天下奇勝處今其詩多作於四方宦遊地而獨以鵲華名不忘所自也公由中書掾歷官知濟州復彭村孔子廟罷虞城塞河役禱雨祝蝗皆有奇應麥秀四岐穀生五穗專務

以德化民終更老幼遮留以千數後人思之為立二碑頌德一在州治前一在太白樓上轉太史院經歷僉山南廉訪司事辦滑州民父子冤遠近稱神明改僉浙東燕南入拜監察御史出為福建廉訪副使以疾留任城乞致仕進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卒年六十九以推恩贈令官公以文學歇歷中外淑茂而闔閭鎮密而精明允其見諸事業者皆卓然有古君子風所謂歌詩特其餘事耳平生所著無慮千數百篇因離亂蕩失所遺無幾然觀其澹而能華質而能文直而不倨簡而不嗇歛而不拘優柔而有容深潛而有

光如卿雲乍舒祥飈至而甘雨隨之也如鏘金戛玉
孤鶉舉而鳴鳳諧也如老將治兵不煩號令而士卒
進退動合紀律也如龐儒碩彥禮行終日而降升揖
讓自不違乎規矩之間也是蓋本之以道德發之以
仁義不待琬琢剗剗而其聲音體裁有畸人寒士苦
心竭力所不能至者焉夫言者心之聲詩又言之工者
也不明乎理則麗雜而無叙不充乎氣則歛然而無
章理明氣充言雖不期工將不容於不工矣嗚呼公
之詩其有得於斯矣乎不然何其溫醇雅正各極其
趣之妙也師泰昔在成都嘗與公之伯子監察御史
承命姑書其槩於首簡

鄭彥昭詩集序

閩海僉憲鄭君彥昭間集其歌詩為二卷題曰行役
藁攬轡藁携以示予予讀之而有以知其心之所存
作之不苟也彥昭長身踈髯負氣尚義讀書夫容五
嶺之下足跡未嘗一入城府及出則度浙江上會稽
涉彭蠡泛洞庭望匡廬九疑之雲登祝融踰嶺嶠以

客于南海然後北走曹衛齊魯燕趙之墟以官于京
師凡其高深遐遠恠竒壯麗之觀既有以資夫超見
絕識而出入禁近校書儲宮裁冠珥筆以清百辟以
綱紀天下乘風雲依日月凡其卓犖竒偉剛方峻特
之行又足以徵諸事業故彥昭之為詩於行役於攬
轡隨其所得莫不各極夫趣之遠體之正聲之和焉
然則彥昭豈苟作者哉觀其詩可以得其心之所存
矣今彥昭方佩使者印按行八郡廉車所至竒哀屏
息識宜日進業宜日廣他日播之聲歌以鳴國家之
治者又不止是而已予雖老聵尚當為彥昭擊節和

之

武經總要序

昔黃帝以兵戰涿鹿湯武以師克暴亂然皆本之以
道德行之以仁義非若後世出竒設伏以變詐相傾
覆而已自春秋戰國干戈相尋孫武吳起之流始各
以知謀相角勝以暴橫相吞噬迨至秦漢以來撰述
愈多其所為書見稱於東方朔者已二十二萬言載
之西漢藝文志者至八百餘卷况歷世漸遠其詭異
龐雜假托附會固不可究極矣然握機握符韜畧包
桑之著亦未嘗不以仁義道德為辭也宋皇祐間始

大集群書擇其可用者作武經總要前後二集分門別類更為圖譜以相訂証然後營陳攻守之法水火器械之制莫不具載國家承平百年是書久廢不用此年四方多故始下令徵求則江都之梓刻成均之掌故皆已訛缺而民間遺籍又往往闕不可見有志之士每竊憾焉高昌鐵君清溪博洽有才以經濟自負其家維揚舊有善本因兵亂失之數購求不得戊戌之冬以經畧行軍司馬宣詔括蒼方假錄於石抹申之會調兵不果明年秋道龍泉得之胡氏鈔未竟而去又明年春至延平郡守周叔量出示其所藏博

寫幾半值城陷并周本失之及夏至三山迺得憲使騰泰亨本始為之正訛考謬繕寫成帙允諸圖誌悉加彩繪於是斯書遂為諸本之最雖然我世祖皇帝以神武不殺定天下深恩厚澤洽於民心雖古帝王之師不能過也今南征北伐兵猶未戢必欲銷天下姦萌扶天下善類廓清海寓丕變時雍則仁義道德之化固所當先而幹樞機神變通者此書其可少乎

重刊石屏先生詩序

詩不讀三百篇不足以言詩然多雜出於里巷男女歌謠之辭未必皆詩人作也詩不盡作於詩人而天

下後世舍三百篇則無以為法者宜必有其故哉詩一降而為楚為漢再降而為魏為晉宋下至陳隋則氣象萎蕪辭語靡麗風雅之變於是乎極矣至唐杜子美獨能會衆作以繼三百篇遺意自是以來作者不能過焉宋三百年以詩名家者豈無其人然果有能入少陵之室者乎當宋季世有戴石屏先生者慨遺音之不作惡蠅聲之蠱聽力學以追古人而成一家言先生生于黃巖之南塘負竒尚氣慷慨不羈南遊甌閩北窺吳越上會稽絕重江浮彭蠡汎洞庭望匡廬五老九疑諸峰然後放于淮泗以歸老委羽之

下遊歷既廣聞見益多學益高深而舉密故其為詩如逝波之魚走壙之獸搏風之鵬其機括妙運殆不可以言喻者其大要悉本於杜而未嘗有一辭蹈襲之嗚呼此其所以為善學乎至於音韻格律之升降則與時為盛衰有非人力所能為矣今其詩傳世已久而又有人君子為之論著先生諸孫文瓚校舊本以圖新刻可謂能世其家者予過天台文瓚間以序來謁遂不敢以後學辭而書之首簡先生諱復古字式之石屏其自號云

海寧故鹽官縣入國朝以戶衆升為州其後又以潮
決南岬州治將盡入于海民吏驚懼捍以數郡之力
而決猶不止朝廷遣使沉璧殺馬而祝祭之幸得寧
遂改今名大抵境內地下淖沮洳高者又皆沙土故
城址漫無存者至正十九年春江淪分省以四郊多
警檄左右司都事陳君元禮相其地勢而興築焉君
至則集長吏父老議衆持不可且謂役非時君曰諸
君言固當然城為民防非徒勞也在我處之耳明日
迺下令聽民自定力之下上以均其徭有不實輒治
之并以坐吏於是奸豪懾服貧懦感慰小大相勸萬

手並作不數月而堅壁高壘屹然為東南保障矣城
既落州之寓公及其大夫士咸歌詩以美之而屬予
序其首簡夫重門擊柝設險守固雖古昔盛世不能
無者然其所以為固也在得人心而已矣得其心則
即墨用之而有餘失其心則函谷守之而不足是故
城可以力為而心不可以力致苟得其心則城有不
固者乎今海寧城則固矣盍亦思所以守之哉元禮
以予言為何如

吳書伯盧氏紀言序

予以戶部尚書使過錢唐客有高唐盧昇執書一編

題曰盧氏紀言再拜請序其首簡予發而視之則知是書所紀皆其先世譜牒碑銘墓誌并所得歌詩雜著也蓋盧氏自太公望諸孫倏食采於盧以國為氏及秦博士敖望於范陽魏青州刺史度世生四子號四房盧氏其後子孫散居四方至唐而盛為宰相尚書御史節度者幾數百人歷五季金宋衣冠不絕我朝有三盧氏其在高唐而顯者則諱顯字仲傑由臺省掾敷歷中外累官權茶都轉運使贈嘉議大夫保定路總管范陽郡侯謚莊惠即昇之大父也莊惠當至元元貞之間治行風操卓冠時輩故其生而與交者若永平王公鹿庵雲中李公雪庵東平李公野齋闡公靜軒王公瓠山徐公容齋申屠公忍齋張公寓軒天台趙公芳塘洛水劉公唯齋既皆極一時人物之盛及其死而為之紀事若東平陳公公望蜀郡虞公伯生宛平曹公克明閩西楊友直河東張仲舉新安程以文天台林希元又皆當世文章之士凡所以褒贈顯揚可謂詳且美矣兵興以來海內騷動學士大夫流離轉徙其鄉閭墳墓猶且蕩廢而不能守况所謂圖史文籍也哉若昇者固善為其後矣然天於莊惠必有以默相之者予於是重有感焉

天台有著姓曰謝氏自其先上蔡先生以洛黨出居
是州子孫散處三童古竹間幾三百年再遷小澧則
宣城校官克家君也君嘗受知于素履鄧先生生五
子曰瑾理珪玠璋理以武功累官行樞密院都事總
制餘姚予使過其地理迎謁甚謹且告予曰理弟兄
五人從鄉先生周本道學甚幸不墜先緒今內外八
百餘指合居共爨凡冠昏喪祭悉遵紫陽家禮而飲
食起居之節則又取之浦江鄭氏焉尚慮行之不逮
守之不固也理弟珪嘗著為訓請一言以垂永久竊

聞之奔馬之逸御之以銜鬣輪之馳止之以柅家範
之放正之以身蓋身猶器也家猶水也器圓則水圓
器方則水方子能正其身家其有不正乎然正身亦
有道矣持之以敬行之以義示之以廉守之以信而
又處之以均平撫之以寬厚則如水之在器雖欲不
為圓方得乎夫操尺寸之度以絜長短而天下之物
不能逃者有其道也昔之人若河東柳公綽東平張
公藝九江陳褒涪州李昉皆治其家使久而不廢亦知
此道而已矣今子能正其身以及其家是猶圓方之
在器長短之有度雖欲遠而去之其可得哉吾知謝

氏福澤之未艾也理字玉成負才氣所至多善政云
中山世家序五其良公其家世圖也
中山世家者福建行省平章魯乃蠻蕪善公族譜
之名也公五世祖丞相忠宣王始封中山故稱中山
世家云忠宣從太宗皇帝定河北有功傳至于今蓋
六世矣子孫日益蕃衍凡為丞相為平章為御史大
夫為樞密為將帥為部使者為監為守者踵相接其
豐功偉績固已載之史冊書之旂常赫然流耀於當
世然而家乘紀錄猶或有未備焉則世家之作可後
乎公以軍政民事膠轄之際迺能纂輯遺文叅互紬

繹著為此編其亦真知尊祖敬宗之道矣師泰竊惟
國家右族起自朔方風氣渾厚習俗簡朴其先世繫
官行事往往放失不存雖以淮安忠武王之丕烈且
不能無遺忘者况其他乎至正中嘗詔天下上諸功
臣遺事令下踰年卒不可得師泰時在史館謬當執
筆每竊病之今公之作是書也紀遠者可信錄近者
不繁使百年之澤五世之懿一覽而盡見何其明白
詳盡也公間以書示師泰命為之序師泰因記前三
十年公諸父江西平章公為江浙右丞時獲以屬掾
從觀京師繼仕于朝復得數侍公之先大夫中齋公

其於中山王之世既嘗聞其槩矣及游公之伯仲間則得其事尤悉夫姓氏之別漢魏以來代有其書迨隋唐而大備自中州至於代北自一字至於五字凡因官因國因字因名因謚之類莫不具究其源既家藏譜系復官置簿狀私書或濫則糾之公籍公籍有闕則稽之私書貴賤等威截然不紊用此道也五代以來茲法日廢至於我朝奄有海寓姓氏之蕃方之隋唐奚翅十倍且勳宗德閥類皆不以氏稱其名諱又多複出非假譜牒圖籍則一代之文獻將何所徵哉師泰昔有志於斯而以膚文僻學不敢輒專撰述

今於中山世家豈惟幸見王門之多賢庶幾公卿大夫子孫有所矜式云爾

興新

朱氏族譜序

丹陽朱君文瑛譜其家自中奉公而下凡八世以示師泰曰朱氏本春秋邾子之裔子孫失國遂去邑為朱其後散處沛國永城丹陽吳郡錢唐義陽河南諸郡漢唐之時尤為顯著今文瑛族出於河南而系於丹陽者以吾曾祖仕於鎮江歿而葬焉故也甚幸先生賜之一言使吾族他日有徵焉予迺作而嘆曰古者國有牒家有譜姓氏之紀最為詳密故貴賤有等

宗庶有叙歷世雖久而不紊近代譜牒殘廢雖大家
貴族猶莫然不知所從出致有拜汾陽之墳稱子騫
之後貽笑當時而况閭閻阡陌之人乎今朱氏譜不
妄引於已遠不忽遺於已疏枝分派別原委粲然其
用心忠厚矣使子孫能世守而不失則孝弟雍穆移
風而易俗豈徒行之一家而已哉文瑛字子中歷庶
訪宣慰兩司掾授鎮江路知事泉州惠安縣尹以紹
興餘姚知州致仕云

董母孝節詩集序

至正十二年秋詔太師右丞相道濟公總師南征會

樞密董鑰仲開寔將侍衛諸軍以從既禍于門入辭
太夫人跪受教太夫人執酒命之曰董氏世受國恩
功在史冊女當竭知盡忠以集大勛光其前行矣無
怠及師次彭城復以書戒曰女能盡忠即盡孝矣慎
亡憂老身為也時同列有以夫人語白太師者比凱
還太師以聞上為之嘉嘆旌其門曰孝節仍賜上尊
金幣三宮寵賚有差大夫士咸歌詩為太夫人壽而
而承旨毆陽公為之序後八年仲開廉問廣東道出
三山館于郡守喬侯家侯於仲開有鄉里之好平徐
之後又以萬夫長在行聞其事甚悉因請孝節詩刻

諸學官間過予求序其始末予於仲開世為契家而
交誼又厚當太夫人受恩之日既不得歌詩以繼諸
公及歿又不得升堂一奠以盡禮今迺獲見斯文於
萬里之外能無惻然昔王大司馬將三千人在湓城
時年已過四十其母魏夫人教之甚嚴或少忤意即
加箠辱故其後勲業遂大過人今仲開統諸衛軍固
不啻於湓城而太夫人手書忠誠激烈尤有嚴於魏
者然則仲開勲業其止於王大司馬已乎刻詩學官
豈徒為母教之勸庶幾為臣為子者有所法云

張子固功蹟詩序

國家用兵十數年海內騷動迨今生民未休息者寔
由議政之臣首以勦捕而失人心終以招降而緩天
討故也蓋必於勦捕則脅從者無以自新委於招降
則怙終者無所警懼無以自新故人畏罪而志益堅
無所警懼故人玩法而惡益肆比年以來朝廷雖已
察緩始之非而更令招捕矣然而兵連禍結猶未盡
戢者招其所當捕捕其所當招是非混淆懲勸失實
所以毒流天下如火燎原愈撲而愈熾如水決下愈
塞而愈橫也况七閩去王畿益遠暴將貪兵毒甚狼
虎其魚爛而禽獮者未必皆所當捕姦民黠胥乘間

負險張旗鼓以脅取爵位據租稅者未必皆所當招
是以藩屏之任恒難其人而幕府之職亦不易其選
也都事張君子固之分幕建安也外危於強寇四面
之圍內窘於將帥叵測之患且城中兵寡食盡變在
旦夕而子固周旋委曲勸獎餉資使二叅政能一心
諸將校無異志且招且捕莫不各當其情卒致累卵
之城安如磐石而七閩郡縣亦賴以無虞者謂非幕
府之賢可乎雖然專斧鉞而柄殺生者其功易定籌
策而權可否者其事難子固以一人之知而行於千
萬人之中以一人之謀而出於千萬人之上不賢而

能之乎子固贊佐之功大夫士既詩以詠歌之吾友
揭伯防葛元喆又皆為之序矣子姑即招捕之失書
于左方

燕集滄浪亭詩序

至正辛丑秋八月八日三山書院山長朱堂來告曰
明日丁亥將舍奠于先聖廟請以是日昧爽行禮諸
生有進而前者曰書院在城西門外春秋祀日有司
率不共事儀文簡畧弗中令武先生國子師又以尚
書使南方當祗謁郡學不宜拜書院予謂學院皆所
以崇報也惟敬之存即神所在顧何擇哉且司校者

方東帶趨事上官苟免訶詈又何暇知文事重輕耶
於是廣信程伯來濮陽吳維清宜陽夏鼎諸生劉中
鄭桓邊定相率謁拜于燕居之庭比至則建安江晃
睢陽趙宗澤上饒張裴郡士周旭與執事者已儒服
序立聽位及入就拜升降進退酌灌興伏莫不肅恭
竣事迺退坐滄浪亭上壺觴既陳籩豆雜旅賓主獻
酬小大秩然凡山雲吞吐水波蕩漾淵魚沙鳥之飛
潛樵唱漁歌之互答皆若有以助予之樂者諸生復
欣然舉酒曰昔者守吏徒委事山長山長分微又無
以任使令者故儀文遂簡畧今人人既得各共迺職

矣且郡學日出後大府方列庭下拜即起坐廟門內
及有司行三獻禮畢則已辰巳故徃徃弗申令式今
又得以時即事矣先生所以惠教諸生者抑何厚哉
況當干戈搶攘之際辱有觴豆優游之樂詠歌涼風
庶幾舞雩其可無一言以紀今日之會乎予曰甚幸
遂合在坐之士凡廿人以韋應物齋舍無餘物陶器
與單衾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之句分韻各賦五
言古詩一首而予得滿字云

春日玄沙寺小集序
至正二十一年春正月廿六日宣政院使廉公公亮

崇酒載肴同治書李公景儀翰林經歷荅祿君道夫
行軍司馬海君清溪遊玄沙且邀予於城西之香嚴
寺是日也氣和景舒生物皆遂花明草縟禽鳥下上
予因緩轡田間轉入林塢褰回吟味不忍遽行及至
則四君子已坐久飲酣移席於見山之堂矣既見則
皆執酒歡迎互相酬酢廉公數起舞放浪諧謔李公
援筆賦詩佳句捷出時亦有盤薄推敲之狀道夫設
險語操越音問禪於葺石師師拱默卒無所荅清溪
雖莊重自持聞道夫言輒大笑予素不善飲至此亦
不覺傾歆傲兀為之抵掌頓足焉日莫將散迺執盃

斂容而相告曰方今寬詔屢下四方克頑猶未率服
且七閩之境警報時至而吾輩數人果何暇於杯勺
間哉蓋或召或遷或以使畢將歸治法征謀無所事
事故得從容以相追逐以遣其羈旅拂鬱之懷然而
謝太傅之於東山王右軍之於蘭亭非真欲縱情丘
壑泉石而已也夫示間暇於捨擻之際寓逸豫於艱
難之時其於人心世道亦豈無潛孚而默感者乎他
日當有以解吾人之意者矣迺相率以杜工部心清
聞妙香之句分韻各賦五言詩一首而予為之序

予伯子晨起夜坐詩後序

予伯子晨起夜坐詩後序

予所居香嚴寺當山門外有古樟盤踞道傍大可百圍相傳為隋唐間物其根魁然突出者若磐石平布可列坐十許人樹南有小石橋橋傍兩闌衡廣亦可坐五六人昕夕輒與諸生出坐樹下客有程伯來吳志夫張仲純亦時來相與憇息焉樹雖甚大而輪囷擁腫中空液漏不中繩墨其枝柯亦卷曲禿缺摧朽無所用獨其粵枿條達旁出蒼翠鬱翳猶可蔽百餘步遇風從山下回注盪激則蹄股交戰鼻口怒號喁然于然與橋下水聲相觸澔澔然若雲詭波譎而蛟龍神之也予嘗賦晨起夜坐二詩以寫其幽深

瑰竒之遇矣伯來問顧予曰是若無所用者子何得焉而愛之甚也予笑曰樹在官道傍得不辱於斧斤以幸全其天者非以其材之無所用耶以其無所用而人因得以蔭以息且耳其聲以為笙竽然則果為無用與果為有用與今吾數人者盤薄偃蹇以自鳴其鳴又果異於是與伯來曰有是哉其於地則不輟於人則木鷄於才則檠株裾是名杜德機德機為道樞道樞為天下谷谷則神矣非無欲者不能觀其妙請書以為序

至正十九年春正月予自政府退坐吳山之仰高亭
客有竹冠芒屨衣不掩骭直前長揖而問曰遊先生
之門者亦嘗有瑰偉倜儻拔出之士乎予愕未答而
心固已竒之矣既坐意氣軒軒然愈若自得問之則
上虞人謝姓肅名而字元功也居亡何予奉詔漕閩
廣粟當泛舟大瀛海予笑語元功尚能從吾遊乎曰
大丈夫觸蛟龍犯風濤如行衽席上况南颿蹕順一
息萬里哉遂同載至海昌屬海上多警因畱居州之
北郊且六閱月矣元功日執經問難上手低首翦翦
無違禮凡一詩之出一文之就與之折衷論議必當

於理迺已有不當則赤面汗背若抱大慙遑遑馬廢
寢與食一日從予步出東海上元功執策而跪進之
予謝不可則拱立道左執弟子禮益恭夫元功方軒
軒負氣一旦歛退若此於是知元功果竒士也少間
慨然曰肅始辭吾母而西遊自謂一見丞相白事可
以休兵息民以安東諸侯今不遇猶望歲大比一薦
於有司因之待詔金馬條策大廷揚英吐竒為國大
利又不遇此雖幸察薦於御史執政者皆非吾之志
也不意得拜先生依光道德刮廟指擢以為文章自
顧其中之所得充乎其有餘雖不遇猶遇也縱遇其

得訛多於不遇乎肅歸有以見吾母矣請辭先生以東予固留之不得迺載肴崇酒而酌之曰士君子生於斯世也讀萬卷書駕萬里車將以廣吾業行吾志也然其出也必以時其進也必以道出非其時而進非其道雖位食五鼎身綰六印其天爵之貴蓋無幾矣元功一不遇於丞相再不遇於有司又不屑屑於御史執政之察薦翩然而起浩然而歸若生駒健鶴不可控搏豈不真奇士也哉今元功之歸其鄉也於山則有兩眺四明百樓五癸蘿崑金壘於水則有曹江王帶夏蓋白馬其於人也政事則朱雋孟嘗文學

則王充魏朗卽鄴淳蔡邕諸虞德望則謝安王羲之忠義則李光劉漢弼孝行則曹娥朱娥僊人則魏伯陽劉綱其他才知行能之士固不可以一二數也且地氣完密而淳厚多古先聖王之遺跡泛虞江而感重華陶漁耕稼之利登禹峰而思玉帛萬國之同近不出乎百里間而上下數千載可一覽而得又何必足跡徧寰宇哉况韜晦以俟時優游以養老尤君子所當慎重乎昔在虞夏之世有君疇務光者不臣於天子不友於諸侯不出則已出則必為帝者師在商周之世有伊尹太公望者躬耕畝漁釣水濱非天

子致敬盡禮不輕於自用用則澤及四海功流萬世
此其人皆傲視宇宙齊光日月豈肯降志辱身以就
一切功名耶及道與時行則天下之重任自有不得
而辭者元功亦嘗抱膝以慨想高風善政於百世之
上乎吾知元功翩然之起浩然之歸庶幾有見於此
者不然出則為操瑟齊門處則為終南捷徑於道於
時果何如也元功不以此而易彼吾將見千駟之乘
萬鎰之金交聘於越東之野矣然則今日之遇豈少
於向之不遇哉予雖老尚有望焉遂序以別

送趙木仲東歸序

永嘉趙木仲故宋宗王諸孫美鬚髯倜儻負氣與人
交一不合即赭容怒去獨從見山葉先生游最久葉
之學出於網室梅先生梅之學出於北山何先生而
何寔本於紫陽朱夫子故其所得具有師法嘗以易
詩教授荆揚間從之者甚衆或勸之仕輒笑不答未
幾河南學起王師徂征木仲幡然起曰吾尚能坐視
生民塗炭乎遂扣軍門手畫十餘策主將奇之而不
能用木仲裂策投地曰是齷齪無能為者不去將及
於禍急絕江南還所過諸將莫不奔走迎謁開辟設
座北面師事之凡用其策多奇勝御史部使者數論

其有文武材宜用如詔書事上丞相府超會浙東宣
慰司副都元帥兼治縣慈溪大夫士爭走賀之木仲
桓掌大笑曰諸君以吾得一官為榮耶吾即榮一官
當國家治平時視軒冕富貴猶且泥塗而土苴之况
今曠隸廝役皆得取宰爵厚祿馳聘車馬以相雄長
曾謂趙木仲辱與若等伍耶吾將棹鯨海之月攬鴈
山之雲濯纓長流掛巾絕壁與高人隱士箕踞放浪
以養吾胸中之浩浩以俟夫朝廷治化之清顧不偉
歟吾誠不忍以七尺之軀狗斗弁之粟糾纏膠擾於
是非榮辱場也於是大夫士咸知木仲之出非為身

謀退非果於忘世相與酌酒賦詩送之浙江之上酒
酣詩成悲歌慷慨衆賓屬予序以別

送金仲達御史序

國家以豐爵厚祿網羅天下才俊其途固不一而得
士之盛則莫成均若也至元大德之間秉鈞軸握樞
機卓焉以功業自任者不可勝道况自皇慶延祐以
來大開文治群材輻湊其得士之盛何如哉至正中
予為司業一載每見諸生升降揖讓之次講道論德
之餘或雍容溫雅粹如圭璧或磊落瑰偉燦若珠璣
或迭宕奔逸若神駒脫轅不可羈絡或英厲奮發若

鷹鷂鷲鳥橫飛疾擊凌霄漢薄四海而莫之能控鳥
者固已自竒而心許之十數年來盤薄江海諸生之
動靜邈不相聞然未嘗一日忘于懷也去年冬奉詔
董漕閩南道過餘姚適驛報御史至名聲籍甚問之
諸生亦不刺金仲達也未幾予至三山明年春仲達
亦來始得相與道故舊審出處迺知向之所與遊者
皆歷華要登臺閣赫^赫然為時名臣仲達學贍而才富
貌溫而氣剛砥節礪行尤自樹立如予前所論者蓋
兼有之方今海內多故干戈未息東南諸郡遠在海
隅凡軍政之不脩官刑之或闕吏弊之太甚民病之

已葦大姦大慝之未去御史皆得而按之然數者之
失其來久矣非可以一旦威制而力勝之也其亦周
旋咨詢宣道上意使人人知尊君事長之道先義而
後利徇公而忘私則三軍之於將帥如手足之捍頭
目庶民之於官府如子弟之趨父兄善者知勸惡者
有懲矣仲達其亦勉旃予雖老至元大德之治尚有
望於諸君焉

送鄭居貞之建安序

夫君子之進於學也必慎其擇專其志厲其行持之
久積之深養之厚然後義精仁熟幾應於中而處天

下之事不難矣新安鄭生居貞從予遊者再期每有問焉未嘗不即是以為教而生猶若有疑焉於其別復申之曰子亦觀於舟乎其膠也前不能以尺寸及水至風順踔千里在瞬息車之尼也鞭策泥淖終日疲於跬步及走康莊注峻坂雖雷轉飈驅不足以喻其快豈惟舟車哉弓之張也矢之激也戶之運也橐之鼓也水之決也火之燎也鳥之遇順而魚之縱壑也此其神妙不測何如耶是必有其幾矣幾慮於中而事物之來如持衡懸鑑隨其長短輕重小大妍蚩無不各當其情而養親事君居家治民之道舉不外

乎是矣然擇之不慎則邪說足以干正志之不專則事或分於外誘行之不厲則徃徃一篲而虧半途而畫又烏能進於聖賢之域哉就有所進則亦安於一才一藝之成狃於一善一長之得而非明體達用之學也居貞厚養而深積持之且久庶幾義精仁熟隨其所遇見之無疑而用之有餘矣所謂舟車也弓矢也戶運而橐鼓也火水與魚鳥也其幾一動盖有浩乎其不能禦者即欲自己得乎雖然予言止是矣生今徃建安建安朱子之國斯道之統寄焉休風善教必有存乎人者生更有得則還以告我

送劉中守僉事還京師序

予聞天於瑰偉卓犖峻特之士必有所抑遏摧沮頓挫而後志專學力奮焉有為以大其業而張其名不然其志不專其學不力雖有瑰偉卓犖峻特之士業不大名不張也西夏劉君中守以善書與脩經世大典由郡文學辟東曹掾累官宣文閣博士工部員外郎比年四方兵起天子以閩海道遠守吏失職遣君浮海持節僉廉訪司事既至行按建寧邵武二郡時二郡大盜壓境民方苦暴斂君所過召父老慰問疾苦布宣德意至為之感泣然君性外慈內剛有不直

輒攘臂挺起正言不顧用是多與人齟齬不合久之竟以言去君闔門愈自刻厲讀書寤日夜不已興至即賦詩寫字或援筆畫山水意趣天出雖蔬食屢空洵如也若是則中守得以專志力學於抑遏摧沮頓挫之餘矣天果以是大其業張其名耶夫克敵之將每勝於幾危殉國之忠恒信於孤憤故善學之士亦往往得於困心衡慮焉然非確然有以見天下之理即其所遇而無不安者能爾乎吾於是益知君之果為瑰偉卓犖峻特之士矣今復將涉鯨海之濤酌燕山之月以遊于京師其必有所遇也哉於其行序以

別

送許存衷赴漳浦縣尹序

往予在史館與應奉程以文交最善一日以文以客來謁曰此漳南士許存衷慷慨負氣讀書知古今善騎射李至甫反南勝守吏多望風遁去將帥擁兵不進存衷率其鄉義士數百人導官軍直前大呼連奪其數砦賊勢不支以功巡檢定南今受命南歸願得一言以贈予作律詩一章遺之後數年代祠漳南詢其人不得又二年廉問閩海求之又不得今年分部三山存衷始以向所遺詩謁問語及京師故事恍然

如夢覺而醉醒也存衷豐頤美髯沈毅有謀因薦之經畧李公俾令漳浦將別復求所以相其行者予聞漳在閩粵極南漳浦又漳之南山谷阻深民獠雜處比年強橫繕甲兵據租稅與吏抗吏既不禁反相為為漁獵子家龍谿漳人也令漳浦又漳屬也固為難治矣然而民情物理子所周知飢渴之餘易為飲食子能以向者勇義卻賊之心為今日施惠保民之政處之以廉賦之以均燭之以明撫之以寬而又將之以不欺行之以無倦則民有不被其澤者乎古者治郡曰牧治縣曰宰牧若童豎於牛羊飲齧卧起隨其

所適字若慈母於赤子癢痾疾痛同出一體蓋令視
守尤近民也子果爾漳民雖強橫其敢不率令治乎

送朱元賓赴南靖縣尹序

君子之用世得百里之國而治之使其民出祖稅勤
役作以供公上而無愁苦嘆息之聲亦可謂賢大夫
矣况處炎荒萬里之外其治理卓然有譽於人哉興
化縣尹朱君元賓調官南靖將戒行凡交於元賓者
皆謂南靖在漳南一百二十里自李志甫魏梅壽相
繼反其民習戰鬪操強弓毒矢出沒山谷無時尤難
治况比年強暴各以力雄鄉里少不合意輒嘯呼殺

人縣令莫之誰何元賓豈宜輕身入其地耶予曰元
賓之贊番易也長吏稱其能幕府服其行士民懷其
惠其在興化興化之人莫不父母而神明之去之日
老幼攀號擁馬不得行部使者課治行為閩海縣令
第一向予分部董漕以亭民歲給工直恒半入奸吏
橐白金數千鎰俾元賓往給之元賓至則躬詣諸場
雖一錢必手授飢則出裹餌取水咽之去場民嘆曰
我等煎鹽老矣今日迺盡得官本雖勞無怨也元賓
之才若此南靖雖難治吾知賢大夫施於政者恢恢
乎有餘刃矣雖然民猶魚也水清而魚不撓則魚得

遂其性元賓亦不撓其民使皆如魚之在水且將于
于而來輸租稅服役作更相勸告以保其子孫全其
生理之不暇又肯操弓矢出沒殺人以違縣令教乎
近制縣令以治行聞者輒拜御史元賓將被黜擢矣
宜速行無惑

送翟終吉還南臺序

世祖皇帝統一萬方既立御史臺以正綱紀又置兩
行臺以分總其治而在江之南四省十道惟湖廣所
部去王畿萬里近雜大理烏蒙先立切白霄谿洞諸蠻外與
交趾九真日南番邦相屬其人輕獷好鬪苟委仕一

失當則悖亂叢起朝廷每三歲一遣使者即其地與
藩臣課吏殿最而上下其秩仍分遣南御史一人臨
蒞之所以嚴黜陟示懲勸也比年兵興道梗使者之
至久闕焉至正二十年天子思念遠人久罹荼毒求
賢守令撫安之廼詔使如故而御史之選寔當月君
德明御史曰吾職也不敢以地遠辭然非有良佐史
不可廼選於衆而得翟君終吉終吉以經學傳律令
檄即下慨然曰吾得與御史持節駕艤衝涉萬里鯨
濤以望三韓之國臨百粵之墟然後踰嶺嶠上衡嶽
浮沅湘以宣王命而揚風紀之威顧不偉歟既至閩

廣之交山夷島寇連絡海上出沒叵測數進而不可
得則又曰吾聞大夫出疆得專命况御史哉湖湘雖
未能卒至其他皆法傷理以毒吾民者多矣獨不能
盡吾言以伸鬱鬱無聊者乎於是即所聞見輒白御
史戢貪暴植良善凡有利于民者莫不殫力竭慮務
於必行閩以南大夫士咸曰賢哉史也史中外者皆
斯人若風紀有不振揚者乎遂相率歌詩以餞而徵
序於予予謂惟仁人而後得好惡之正或反其所欲
以拂其性雖脅之嚴威而民不從終吉何以使斯民
惓惓不忘若此乎是蓋能得好惡之正矣詩曰心乎

愛矣遐不謂矣吾於終吉三誦焉

送周克復歸省序

番禺周克復故贈翰林侍讀學士蘭屋先生之孫今
江浙行省左丞伯溫父子也克復由國子生給事
江西省以湓城錄事從揚將軍戰毗陵有功判建寧
府府當江東西之衝控扼兩關與賊連歲接戰克復
主運餉不絕及圍城兩月克復又分守建安門一日
礮着首腦裂血被面死昇歸踰時迺甦賊既退衆皆
以次受賞克復獨謝去省其親於江浙道出三山謁
予城西香嚴寓舍予與伯溫生同年居同里仕同朝

而侍讀公又與先學士交誼甚厚於克復行其能已於言乎夫士大夫之所以異於人而重於天下者道德文學功名其次也不以道德文學自勉而徒取功名猶為不可況齷齪求富貴者哉比年海內多故廝役推埋之徒崛起行伍佩通侯上將印署文書輒生殺人服阿錫珠璣騎嚙膝從駢脅弩矢握刀以相雄長者踵相接克復世家子迺欲以其所不能者與若曹爭能斂面低首蒲伏承順以出其下風其輕重得失果何如也今克復能於此時慷慨自退以歸壽其親亦庶幾不為富貴功名所搖動矣雖然富貴功名下者哉

送蔣廷學調江浙省掾序

昆陵蔣廷學以恭慎厲行婚千錢唐管左丞之門左丞諸孫叔堅赴福建行省理閩官廷學從以行因得給事大府明年叔堅擢員外即廷學遂使于朝以浮海功主簿興化之僊遊縣又明年叔堅拜南行臺御史廷學亦改授福州錄事大府惜其才之隱於下寮

也辟椽幕下甫三閱月慨然嘆曰夫人之所以出而仕者亦欲少行志爾苟志不行猶望斗食以養吾親今吾親遠在數千里外而吾迺不能具甘旨為朝夕供雖得祿奚為哉即日白請歸以便養大府嘉之調江浙丞相府將治行闈大夫士咸歌詩以餞請予序之予時亦將北行顧惟曠歲遼隔不得過家上冢以慰問鄉里而廷學迺先吾歸日奉卮酒以壽其親于西湖六橋之間獨何得於天者厚與且予與御史交甚契故知廷學為尤深廷學外若怯懦中實秀發善書能詩吐辭輒出人表可愛也昔漢諸曹掾有位三

公者廷學得以所能上下古今得失與丞相論可否則又豈不能少伸其志以行所學乎毋徒諉曰吾歸以便養而已試以予言語御史何如

送脩敬宗序

予始至京師時東平諸公能言金進士脩君為郡幕府有文學政事後又聞其子謙舉進士判沅州孫思善教授益都儒學皆克世其業思欲一交脩君家而不得兵興以來南北道阻自謂文物遺獻若脩氏者可復見乎至正辛丑秋福建行省左右司員外郎管君叔堅拜南行臺御史其冬有掾乘傳來迎問過予

城西寓館坐而問焉則名德字敬宗脩其姓東平其里也予駭然曰子豈金進士脩君諸孫耶敬宗始具道其先世叙歷使予數十年向慕之私一旦若行空谷而聞足音之跫然適故都而見流風餘韻之存也敬宗由昇宣兩郡功曹江東西憲史辟今役長身魁貌善為恭謹歎焉常自退遇不直輒奮起不顧每與御史論曰御史所執者法也法張則治法弛則亂今法弛久矣御史將執法以行權其在自治乎自治嚴則人知畏人知畏則重為惡重為惡則刑罰清而德化行盜賊不足平矣御史謂敬宗言然當其勉之予既辱知御史久茲又與敬宗交聞斯言也寧不重為之慶遂書以別

送曹季脩赴建寧路儒學教授序

上饒曹君季脩將教授建安其友人清江張仲純徧求三山諸大夫士詩以為餞且過予曰季脩昔長樵溪書院時於僕有交游之好其情懇款篤至好學善讓使人久而不能忘也今且別去先生幸辱教之庶其有所勉焉予久未有以復而曹君遂行既而寇圍建安道阻不相聞者數月仲純每見輒以是為請及圍解道通仲純又請予惟仲純信士季脩能得其心

若此則其人之賢可知矣我國家統一海內首崇學校以厲風化州郡咸設教授其職視前代為益重然而典州郡者亦嘗知教授之為重乎為教授者亦自知所以為重乎不知其為重故州郡輒以屬視教授不自知其所以重故教授亦甘以上官事州郡此學校所以日壞而風化所以日隳也蓋詩書禮樂教之具也仁義道德教之本也舍詩書禮樂而專錢穀舍仁義道德而尚辭章教授其復能自重乎教授既不自知其重而州郡又安知其為重乎况竊錢穀以苟舖餽委辭章而事佚游者哉於是勾稽出入之防愈

密奔走逢迎之禮愈謹而先王建學立師尊賢養老之意遂不復振矣雖然建安朱子講學之地東南鄒魯也其典郡司校者宜皆知所以為重而無向者之患矣今予猶諄諄為季偕告者嘉仲純之請篤朋友之義也

送忽都不花右丞赴京師序

江西既陷之三年為至正庚子民吏多間道來輸誠款省臣以聞朝議擢宗正掌判高昌忽都不花伯英君為右丞以佐克復之任時其母夫人年已八十義不可遠去伯英以方鎮事重即日陛辭浮海南來冬

十月至軍中與平章沙公定出關計明年二月次延平而賊帥鄧克其已入據邵武勢方張君謂平章曰陳友諒以荆襄獯狡之衆據有險要而我欲以千百罷弱之卒制之且弓矢甲冑靡獲餼糧悉無所具此無異驅群羊以逐虎狼也夫江西七閩寔為唇齒其民逃避者散在諸郡苟江西不可復則七閩亦不能守若并兩省而一之董之以重臣資其有以給思歸之士庶其可濟乎平章曰右丞議是迺條具其事俾君上之朝或曰君期月之間再涉鯨海得無賢勞乎君方慷慨談論殊無難色且曰向也以國事故不得

願吾毋今也以國事入奏因得拜吾母以遂吾私又可以賢勞辭乎予迺慨然嘆曰伯英真忠孝人哉其於家國可謂能權其輕重者矣四牡之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既嘗為伯英重油然之思矣其卒章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則吾人豈不預為伯英喜乎三嘆之餘書以識別

送興同都事北還序

至正二十一年秋廷臣言閩海遯在南服將吏或不
能上體聖天子子惠元元之意使山野愚民冒犯鋒
鏑無以自新迺遣集賢院都事興同奉詔航海以明

年春正月朔旦至閩君旣布宣德意遂館于城西大
中寺泊然自持非其人不交燕飲不合義即卻不赴
日與布衣韋帶士論今古得失人物臧否由是閩人
爭譽君一日客稱鄭生者言向有高昌崇福奴婿予
家曾遺其大父別都魯迷失北廷都護宣命勅牒凡
五道崇福奴死久矣君高昌氏亦嘗識其人乎君惕
然起曰崇福奴於吾爲從父都護則吾曾大父也昔
所受命寔在至元間我先人求之三十年不及見今
吾幸得之於炎荒萬里之外願豈偶然哉迺請而藏
之間出以示予予惟人子之於其親也見凡杖則敬

見衣服則悲見杯棬琴瑟亦莫不致其依戀愛慕之
思况龍章錫命世澤之所存哉今君之爲使也旣能
敷揚國命以無愧於職事又能盡得先世故物歸以
告之祖禰慰宗族傳之子孫非其忠孝之實感動乎
神人能至是哉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予知君
之有以世其家矣君之還閩大夫士皆歌詩以爲餞
因書之首簡以爲序君字道遠石林其別號云

送李尚書北還序

閩粵諸郡阻山岸海租入之數不當東吳一縣其民
終歲勤動僅足給食而公私所資悉倚盜賦比年橫

兵蠶起敝攘成風大者據州縣小者雄鄉里其入于
官者蓋益鮮矣朝廷以海漕間不如數迺遣使推鹽
易粟以助京餉然金革傷殘之餘急之則民困而變
生緩之則吏懈而事廢其為使者不亦難乎自非行
信於上下而譽交于中外其克稱是選哉至正十九
年予以謏材謬膺茲任明年稍更定其法民雖稱便
亦不能無忤於貴家巨室焉其冬有旨罷分部仍以
權漕屬之行省又明年畿甸大稔始議以鹽賦十之
六雜易一切供上之物於是河南李君彥聞實以戶
部尚書以來君既至則嚴法以防奸市平估以通懋

遷遠近聞之商賈交集不數月得綾絕錦綺繒布絲
葉十數萬將以今年五月浮海還京師適予行先於
君迺過君別而為之言曰君之材過予遠甚且君在
朝夕上下信之中外譽之嘉聲令望卓然見推於一
時是宜君之個儻磊落果於行而無所嫌畏也雖然
君之所以自任與朝廷之所以任君者又豈止是而
已哉凡官政之緩急民瘼之重輕守吏之臧否將校
之勇怯山川地勢之險易人物風俗之澆醇宜皆有
以復於君相者方今中原底定奸宄悉平立經陳紀
更新治化君其可得而辭乎

送翟生北還序

戶部尚書河南李君彥聞使閩海遣其甥翟允學來從予游予謂生將泮屬以為文耶則尚書方馳騁汗漫以鳴于時將博覽以為學耶則尚書方貫穿閩衍以揚于朝其或出此而猶欲鉤玄摘竒以求合所司幸甲乙之選則又尚書之所已能者今生之來學也亦何所見而取於予哉生默不應惟日閉門西廡下取經史諸書晝夜誦不輟間有問則超然出人意表予於是知生之得於尚書者亦已多矣居數月予與生皆有遠行求一言以為別迺告之曰孔子之道載

之六經朱子之學著之四書其本則道德仁義其用則禮樂刑政生欲正其本以達之用無亦先明乎四書之旨以求六經之蘊乎六經既明則學益充而文益粹豈徒決科有司以希榮一時而已雖推之經綸叅贊豈外是哉然朱子之學寔得於河南二程夫子二程之遺書具在生河南人也歸而求之有餘師矣予豈復有益於生乎哉試質之尚書以為何如

送王仲弘歸建安序

予之僑于城西香巖也七閩之士多來見見必有所挾焉或歌詩或文章或書或畫或醫卜陰陽之屬莫

不軒軒然有自得意最後王生來謁問焉則志道其名仲弘其字建安其里也獨恂恂畏謹上手低面歛然若無能者然一聞事不直輒赭容爭辯不少讓時予東軒有故書敝畫堆積几上生指顧曰是何散逸而不之理也吾爲先生裝潢之可乎予謬應之生即抱置別室閉戶數日則向之故敝散逸者皆籤軸題識一新矣予因問生方績學礪行以求聞于時又何暇遊心於茲藝乎生笑曰先生知吾者乎吾聞儒者之道高明而廣大奧密而精微旣非吾之昧昧者所能知而今之仕者率多脂韋苟祿以幸免禍而肥家

吾又豈能含垢忍耻與若曹伍哉且九流百家之技去儒者之道益遠又非吾之所屑爲是以因其藝之近而衣食其傭有餘則以遺飢餓疾病之遇諸塗者不使留銖錢禽粟以累吾之心也庶幾於已無甚勞而可以養吾之生於人無所求而可以從吾之志吾之所以安於茲藝而不辭者蓋不忍以彼而易此也予迺作而嘆曰仲弘其知道者耶何其善於擇術也宋清之醫利於報承福之丐賤且勞孰仲弘比哉於其歸序以別

平陽州送曾仲衍之平陽州同知序

平陽州同知曾衍奉寬卹之詔自直沽浮海至三山
既事將赴官予適應召北還偕至連江之上拱而請
曰衍無似向從事江西行省承檄諭賊盱江被執械
繫數月既出倅南恩以使來閩者二年矣比浮海至
京師以功佐是州惟是多艱末知攸濟願得一言以
爲勉予以薄遽辭則其請益勤迺酌酒於道而告之
曰仕必論世也則子之先文定文肅文昭三公名於
前參預僉憲二君繼於後以言乎學也則學士虞公
參政危公爲之師而凡與子從游者亦莫非賢大夫
士其於聞見所得旣多宜無復有爲子告者矣且自

用兵以來豪橫蠹起據郡邑以私天子之賦稅者比
比皆是雖臨以將帥監守之重猶不少伸其志况同
知寔州佐者乎爲州佐而志不得伸則吾又何以告
子哉然聞平陽大州也其治並海而阻山其民勤生
而好義比年又得周君宗道爲之理因民心以綏其
下節軍用以供其上子誠能不易向者艱難堅苦之
搽而又施其所得於父兄師友者爲之政不矯於外
不欺於內使此心之微可以交於神明而白之上下
則雖文定之道德文肅文昭之功業皆可漸致矣又
何徃而不得伸其志哉他日試持此以見危君未必

不以予言爲然也
贈醫者蔡德芳序
福建行省理問吳君間過予請曰醫者蔡德芳善療
小兒出入吾門凡所治投七劑輒愈數予之錢辭益
以束帛又辭強所欲則曰願得貢尚書序吾醫然不
敢請也吾諾之甚久先生能爲僕遺之言乎予曰德
芳知予哉予聞醫不通神不足以爲醫甚矣醫之難
言也况嬰兒在襁褓中腑臟之未完脈理之未克血
氣之未實口不能言遇疾病徒以意取之一或不當
則失治矣故諺有之寧醫十大人無醫一小兒古之

善爲術者無過扁鵲其過秦知秦人之愛小兒則爲
小兒醫然則小兒醫其始於鵲乎鵲之爲醫也可謂
神矣史記載鵲遇舍客長桑君而奇之授之懷中之
藥飲之止池之水自是眎病盡見五臟癥結後之醫
者復有如鵲者乎鵲之書既不傳近世若俞范王徐
孫崔張劉錢陳諸君所著少小蒸變宮氣玉匱金鎖
寶鑑之書其爲術雖去鵲遠然又豈無獨得之妙乎
德芳醫小兒徃徃獲奇効宜亦有得於諸君矣吳君
曰吾嘗聞德芳之言夫病與藥值則惟用一物固不
在記覽齊和之多也吾亦疑吾心精吾思使意運於

物之表故幸而中焉爾所德芳言若此其果異於人哉因吳君之請遂序以遺之

送心泉上人還福州序

予既分部畢事休居福州西門外鳳凰山之南山南多浮圖氏宮其徒好事者聞予嗜幽遠而樂閒曠也往往躡履褰裳以來相從而予亦愛其人之不規規焉爲事物之所羈束遂相與窮高極深探奇搜隱望雲鳥之往還俯淵魚之游泳或蔭樹酌泉或掃花坐石箕踞笑傲盡日迺去久之有僧稱心泉者持詩一章來謁問之則長樂儒家子姓魏氏其先本浮光人

高祖勗登宋進士第官至太常卿曾祖一翁累官知制誥心泉兄弟五人而三爲浮圖學心泉季也象山秋谷其師怡山方石其祖今以書記主僊宗之塔寺予於是取其詩而讀之音節幽遠志意閒曠超然之得若有契予心者故於諸浮圖中尤深愛之予間有作輒出片紙錄去居歲餘其勤如一日及予治任北歸心泉遠餞於連江之邑登崇山度長溪蒨蘭潁汗殊不以為勞旣別復留徘徊顧瞻若不忍須臾暫去抑何其情之厚也予再居閩幾三年凡見道路設祖帳觴豆以爲餞者非其勢相壓力相制則其情愛狎

昵之私有甚不得已焉者舍是則漠然若不識矣孰能慷慨重義氣執杯酒走數里爲別哉心泉學浮圖者其於人初無與於休戚而情之厚迥獨異於是其果不爲薄俗之所移乎其果墨名而儒行者乎遂書以爲別

送元舜宗堯二師歸浙東序

至正壬寅夏予自三山被召還京師道出四明凡方外之士以詩文名者莫不來謁而定水復禪師延慶貴禪師相與尤勤合最後天寧慧禪師率其徒來請銘其師攷舜田之塔適予治行不果爲明日解舟至

餘姚之廟山見二僧來前問之則攷弟子元舜宗堯也首以塔銘爲趣予謂時方盛暑日如熾輪子何必觸熱冒險而遠行耶秋深氣清候予文成當副所請二師俛進曰此來必得先生文迺歸及絕海抵錢唐皇岡之野二師亦復繼至予既寓海村卧病兼旬客多謝去而二師日款門請益堅乃力疾爲之銘而出見焉將別二師復請曰銘固幸矣先生獨無一言以賜我乎予嘗過會稽雲門天台鴈蕩天童育王諸山徘徊瞻眺見浮圖大刹徃徃猶多晉宋梁唐以來題志而故家巨室不數百年彫謝銷落殆無存者天於

彼此豈故有厚薄哉蓋浮圖氏立志堅勇有不為則
已為則務於必成亦有嗣法者行同心一故能立大
功成大事雖歷盛衰萬變愈昌熾而愈無窮也予於
二師之請銘益有所感矣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六終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七

記

備萬齋記

出杭州新門東北二百步又東折入委巷有屋四楹
在敗垣廢圃間蒿萊不除問之徐氏業也遂備其半
苴漏補罅移木牀瓦竈就居之四壁空無長物因大
書備萬二字於其顏或過而問曰飲食以備飢渴裘
葛以備寒暑僕御以備使令子今無一物之備何謂
備萬耶吾知子之不為是也豈嘗有見於孟氏萬物

皆備於我之言之意哉予乃笑而荅曰吾亦知我之不爲是也夫我於天地間亦萬物之一也以一較萬其猶稊米之於太倉乎以萬歸一其猶太倉之於稊米乎故凡形色之可接者聲音之可求者氣類之可感者其數無窮也其變莫測也固非一身之所能備也而不知自物觀物則物物也物且萬萬也自我觀物則物豈外我一身哉且人也物也同得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也亦同得陰陽五行之理以爲性也何其正通偏塞之不同耶蓋知覺運動之蠢然者物與人固無異也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果無異乎

是以散之爲萬殊歛之爲一理以一貫萬其所以爲備也亦大矣雖然躰之而不實則群疑之起足以害吾道行之而非恕則一念之私足以戕吾仁若然則一矣自一烏乎萬萬自萬烏乎一非知道者其孰能與於此客唯而退遂書以爲記

對學齋經訓堂記

明兩世六書經堂記

經訓堂者安陽韓諤致用之所作也韓氏自魏國忠獻王以經學致位將相功業日盛收書萬卷作萬籍堂于安陽里第其子文定公旣增廣之文定之子申國公益置七千餘卷作叢書堂六庫相傳之盛當時

河朔士大夫家號稱積書多者罕及之傳四世至尚書左司公膺胄始從宋南遷會稽時散失已無餘矣又四世至義行明善二先生皆以道德文章名於時聚書復數千卷作經畚齋義行之子務德君承之作種學齋今致用文取兩世之書廢而置之揭以今名歷數百年更十數世而藏書之富綿綿不絕吁亦難矣哉然六庫兩世之蓄諸子百家衆史兵農鑿卜之書皆在焉致用獨有取於經訓者豈無見耶蓋六經在天地間如元氣流行日星昭布大而父子君臣之道近而夫婦居室之間幽而陰陽鬼神變化之理明

而禮樂文物法制之詳微而昆蟲草木之夥讀之者隨其力之所至雖淺深高下造詣之不同實未有外乎此而可以爲學者也昔昌黎文公訓其子符嘗有經訓畚畚之句非深得於六經者其能卓見聖賢爲學之要乎文公忠獻宗也忠獻致用祖也二祖以文章功業顯于唐宋致用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師泰也何足以知之姑爲記

知學齋記

人亦孰不欲學哉善學者知所以爲學而已矣知所以學則用志專而成功易學而不知所以則俵俵然

無所向雖日疲神於六藝之文殫思於百家之言其
爲學果何如耶然則學固在乎知知亦有其要矣天
台徐大章以知學名齋間過予海昌寓舍願聞一言
以發其歸趣未幾復以書請曰一獲嘗受教於家君
矣學以立言明道非徒記誦詞章云耳然堯舜湯文
周孔之道見於經其言宏博奧衍既未易知而漢之
司馬遷揚雄唐之韓愈宋之歐陽脩卓然自爲一家
之言又未易得其門墻而入也先生獨不能啟死噓
滯使如春陽發動層氷頓釋乎予發書三復而嘆曰
善哉大章之爲學庶幾得其要矣夫子亦何足以知

之然竊聞之言非道不立道非言不明立言明道固
不可岐而二矣亦豈可不知先後輕重之叙也耶不
知其叙而遽學焉則終不足以領其要矣是故道明
於已而發於言則言不期文而自文譬之江淮河漢
之流行波瀾起伏將有不得不文者不明於道而徒
言之則如斷潢敗潦雖欲文得乎且是道也非遠人
以爲道也本之於人心天理之正行之於彝倫日用
之常因微以至著推近以達遠由小以及大可以參
贊可以位育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斯其所以爲學
也斯其所以爲堯舜湯文周孔之道也然而楊墨仁

義而異端老佛慈愛而殘忍其它若申韓管商公孫
衍張儀之流其始亦非不欲明道也而卒至於糜爛
磔裂不可究極者不知所以爲學學焉而不得其要
故也是則堯舜湯文周孔吾學之標準也易書詩春
秋禮樂吾學之尺寸也執尺寸以定長短望標準以
趨遠近道其外是乎不然苦心刻意作爲文章雖能
並驅齊駕於楊馬韓歐之間果爲知學哉大章不棄
予言遂書以爲記

一經堂記

一經堂者海昌朱肅齋氏名以訓其子而參政周公

伯溫之所書也肅齋之子錄從予遊間致其父言請
爲之記予謂六經並載聖人之道何獨取於一經哉
豈不以漢帝賢嘗以一經教子故耶不然則將先明
一經而他經從可明矣夫經之目有六曰易書詩春
秋禮樂或道陰陽或紀政事或詠性情或正名分或
以正行而和心雖其爲說不同而其道則未嘗不貫
于一也自三五以降歷世益遠然其垂訓立教者不
過數十言而止至吾夫子贊序刪正更加述作上以
紹前聖之既往下以開後學之方來人文可謂極盛
矣實亦不過數百卷而止爾以數百卷之書明數十

言之旨簡易精潔如天地運行如日月照臨其道未嘗不廓然而公粲然而明也及秦漢諸儒各出已見務爲專門論議詆訾朱紫混淆其簡冊之多棟克牛汗旣已湮塞聖道磔裂經旨不可究極矣而近世科目之設則又餌之以著述誘之以詞章蠱之以記誦假之以經術遂使海內之士疲精竭力靡然向風恣爲新奇之言巧飾頗僻之見一切逢迎苟合以徼進取而六經始爲釣功名利祿之具矣嗚呼大道之晦一至於此可勝嘆哉向非周程張邵朱呂數君子者出孰能發微言於既昧之中尋墜緒於不傳之後乎

而今之學士大夫執其全書因以潛觀默識旁通曲暢則亦幸矣然有讀書萬卷而終身無一言之得者有得一言之要而終身守之不失者其故何也道之明與不明而已是故明經所以明道道明則經無不明者而懿也又文公諸孫強志善學其庶幾有得於此矣夫不然雖日誦六經猶爲無益况一經哉

重脩西湖書院記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丑的公重修杭州西湖書院成郡監完者帖木兒哇哇守社從庸謝節提學馬谷謨洪欽以士人宋杞等狀來請文曰西湖書院在

杭州西湖之上故宋岳武穆王飛之第後更爲太學
至元丙子天兵臨城學廢禮殿獨存其地與憲治寔
皆爲岳王第故來長風紀者莫不以作興爲先務三
十一年容齋徐公琰始即舊殿改建書院且遷鎖闌
橋三賢堂附祠焉三賢者唐刺史白居易宋處士林
逋知杭州蘇軾也置山長一員主之遂易今名延祐
三年周公德元徙尊經閣建彞訓堂創藏書庫益增
治之至元元年鉄木竒公胡公祖廣重葺大成殿開
志仁集義達道明德四齋以居來學扁三賢祠曰尚
德別室以祠徐公曰尚功於是書院之盛遂爲浙東

西之冠矣越二十年城燹于兵書院亦廢象設墜剝
庭蕪汙穢居人馬跡交集其中書籍俎豆狼藉弗禁
明年三賢堂燬又明年尊經閣壞學官廩稍久絕仿
徨莫知所措公朔望謁拜頌瞻嘆息曰兵革之餘雖
瘡痍未復教化其可一日而廢乎况勉勵風紀之任
而書院又密邇憲治也哉於是出私廩白粳二百石
謀作興之丞相康里公更益白金五十兩乃克裒堅
萃良撤朽易腐輪奐再新始事於至正十八年冬十
月迄功於十九年春正月完者帖木兒等承命董役
幸底于成合尊經閣巋然特起三賢祠棟宇輝映設

以重門繚以周垣殿堂齋廡庖湏庫庾無不悉治此
皆我公之力也不有紀述其何以勸願惟公之曾祖
太師中山王勛業卓冠祖文奕世繼美公由近侍拜
三臺御史歷四道廉訪使以宣慰都元帥督兵饒信
克復三路二州五縣全活數萬人其詳具載武功錄
及監憲浙西又能以經濟之畧叶和遠邇寬裕之德
撫綏軍民雖當崎嶇戎馬之間不忘詩書禮樂之事
可謂識見超卓深知治本者矣由是而風移俗易使
人皆知尊君親上之道而銷其乖爭陵犯之風其所
繫不亦重且大乎是不可以無述用不敢辭

勉齋書院記

至正十九年冬十月福州始作勉齋書院明年秋八
月告成丁亥廉訪使者率郡大夫士行釋奠禮已丑
經畧使李公國鳳謁祠下用便宜署今額以儒人張
理爲山長執事者間具本末請記于貢師泰曰書院
徧天下而閩中爲盛大率祠徽國朱文公師弟子居
多若延平武夷考亭建安三山泉山龍溪双峰北山
之屬皆是也勉齋先生寔文公高弟獨無專祠顧非
蒞政者之缺歟昔者僉事張引嘗圖經始以調官浙
東不果經歷孔汭銳意作興以拜南臺監察御史文

不果未幾行部閩廣適郡士林祖孟祖益請以太平
公輔里故宅一區爲學宮厥位面陽廣輪合制遂倡
成之而廉使贍思丁副使元奴僉事亦憐真必刺的
納劉完者鄭潛經歷荅里麻蒙古知事黃普顏帖木
兒照磨傅居信叶心相事議若出一且移鄭君董視
而佐以屬史王蘭焉行省平章普化帖木而聞之亟
發白金五十兩及租田一百五十畝奇以給以贍於
是即舊以圖新拓隘以增廣禮殿中崇象聖人之燕
居祠宇旁峙嚴先生之祀事堂曰道源著師友之授
受也閣以雲章以鄭君正字端本時所得皇太子書

麟鳳龜龍四大字刻置其上也堂後疊石山曰小鰲
峰不忘先生讀書精舍之名也齋左曰凝道右曰尊
德棲士有舍待賓有館燕休有室更衣有次庖湔庫
庾各有其所重門衙衙層廡翼翼瞰以方池度以石
梁其周九百八十四尺奇東西廣九十一尺深視廣
之四雄規偉觀穆然靚深然後斯道之統有所尊而
講學之士知所同矣惟子之學蓋亦得於先生者請
文諸石以紀其成顧師泰荒陋何足以知此然竊聞
之斯道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
以爲治孔子顏氏曾氏子思孟軻氏之所以爲教不

幸而變於管商慘於申韓雜於荀揚暴於鞅斯磔裂
破碎於毛鄭賈馬王范之徒幸而唐之韓愈氏能以
所得著之原道之書然其於性也主三品於仁也專
博愛則猶未免於不詳不精之失焉至宋全盛濂溪
啟其源伊洛邈其流度江再世文公始集諸儒之大
成使千載不傳之道復明於天下後世吁盛矣哉于
時門人弟子聰明卓越固不爲少然求其始終不渝
老而彌篤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因劉子澄一拜文
公於屏山之後即慨然以斯道自任聽風聲於屋頭
對孤燈於天曙其堅志苦思爲何如也自是得執子

婿之禮從登廬阜涉彭蠡過洞庭望九疑宦遊淮江
湖湘吳越甌閩間不惟口傳心授於師門者愈久而
愈博而其所見名山大川淵深高厚皆有以助夫精
微廣大之學矣是故徵諸事業則城安慶禦漢陽最
爲偉蹟著之方冊則四書通釋儀禮通解尤爲有功
蓋先生有志於斯世卒以陸沈下官不能大行其學
固可深慨然聖賢墜緒非文公無以明文公遺書非
先生無以成則斯文吾道確乎其有所歸矣先生沒
其傳之著者在閩則宓齋陳氏信齋楊氏在浙則北
山何氏江以西則臨川黃氏江以東則雙峰饒氏其

久而益著者則西山真氏衍義諸書凡今經帷進講
成均典教皆出先生講論之餘也嗚呼先生之道溥
之後世先生之書行乎天下孰不想慕其高風漸被
其餘澤沉鰲峰箕山之間雲烟蒼莽神氣流行愾然
肅然猶若有見乎其位聞乎其容聲者乎書院之作
其有功於世教豈曰小補云哉遂記不辭先生諱幹
字直卿御史瑀之第四子累官至大理寺丞轉承議
郎致仕勉齋其自號云

象山樵舍記

江東諸郡治萬山中而山水之勝則在廣信廣信諸

縣治萬山中而山水之勝則在貴溪若夫貴溪之尤
勝則莫若象山象山自閩南行數百里至縣境巋然
突起其勢上負而下墮若大象然故以名昔宋文安
陸先生居是山以樂聖賢之道故山名益顯於天下
後世今縣士程伯來父築屋讀書其中自署其顏曰
象山樵舍蓋聞先生之風而興起者也夫山之勝峭
而爲巖岬而爲谷散而爲峰巒林麓窪而爲溪澗池
沼平者由疇聚者村落與凡神僊之居隱逸之廬浮
圖之刹叅錯旁午殆若綦布而星列焉且僊崑雲臺
逍遙琵琶諸山去樵舍近在只尺伯來乃無所取而

獨惓惓焉惟茲山之慕其真有見於先生者乎豈徒負薪行歌托名隱逸以僥寵榮而已耶蓋先生之道高明而廣大先生之學簡易而精微雖其所入者與徽國文公小異要其終未始不各極於至當之歸也門人弟子因鶩湖太極之辯一時互相論議遂使後之學者不能無惑焉嗚呼彼亦安知二先生之所以然哉今伯來仰茲山之高而聞其道讀先生之書而知其學將不待言語文字之間而超然日進於聖賢之域矣願予何足以知之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伯來其尚勉之

福州路儒學復田記

國家廟祀孔子建學籍田以教養天下之士自江以南惟閩廣爲盛而閩處八郡之中租入尤號富饒比年典司不謹姦弊滋甚遂使歲入之數日以耗損教養之具或不給焉庶訪使贍思丁公聞之慨然曰是必有豪強侵之者不然則漁於姦吏憲治所在敢爾乎乃命郡守申顏家奴稽圖按籍教授沈質初周履旁詢悉發諸豪民所侵在閩縣者得南洲田三百畝奇銀租若干兩魚蕩數百頃銀租三十兩免壕莊田若干畝時昇里田一百畝奇歲皆分其收之半在侯

官者大小馬鄭滌洋田二百畝奇銀租一十三兩今增至五十三兩曇石莊銀租九十兩今增至二百兩新復田八十五畝銀租二十六兩在長樂者善田等田若干畝米增七十五石奇學產於侯官爲最多其十四洲田畝幾五千米石二千三百六十僅入其半今悉復如數而又歸浮圖氏先勝洲侵田三百畝奇是舉也憲史武鼎治中買住學正張熙孫皆與有力焉於是在泮之士盧畢等相率狀其事來請記嗚呼昔之侵者今以歸昔之漁者今以復變耗損爲富饒監憲公之用心亦知所本哉雖然學校之職教與養

而已矣養之而非其材則稂莠足以害苗教之而無其法則紅紫得以亂朱今教養既有其具盍亦思所以去其害苗而亂朱者乎不然佻達貽子衿之譏貪殘興碩鼠之刺倉庾雖實亦何益於學校哉紀之石間用勸來者

福州三皇廟學田記

敬同又始也

三皇有廟暨者有學其制雖昉見於前代而合廟學爲一則又我國家之盛典也然廟以崇祀牲幣粢盛之物不備是爲瀆禮學以明道籩廩共饁之具不稱是爲慢士瀆禮慢士皆爲政者之失福州三皇廟在

城東北隅向予廉問閩海時顧瞻棟宇荒陋俎豆狼藉師生散去學業不講語諸有司則曰無以贍也方謀所以經助之會遷去不果後五年以分部復來則廟學視前稍加飭焉問之主者謂宣城葛君秉璧之提學也會今平章普公之至大興學校而僚佐賓屬議以克合始取閩縣民田沒入于官者二百六十畝竒隸諸學官而部使者諸君又皆風勵勸勉以相厥成然後春秋祀饗朝夕供具一如令式而俎豆絃歌升降講習皆足以稱大藩之觀矣竊惟三皇之道猶天之元氣也元氣無不用故道亦無不該凡後世之

叙倫明紀以淑諸人飲食作息以保其生者何莫非三皇之道也豈鑿家者流所得而專祀哉況今所傳素問難經靈樞本草之書鍼刺砭礪按摩齊和呪詛之法其言多假托附麗問難以神其術未必皆出乎三皇也然讀其書于學固可以推廣夫好生之德仰其神于廟又可以想見夫生成覆載之功觸類而長之庶幾猶得其所存於萬一爾嗚呼掘地而泉至蓋水無不在也穴隙而光入蓋明無不照也三皇之主于鑿其亦若此夫他凡預田事者具載于碑陰故不

文昌祠記

梓潼神祠在蜀郡梓潼縣累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
宏仁帝君今郡縣所在亦多祀之其創於福州儒學
者實至正九年憲府諸君之所始也祠當麗澤亭之
北杏壇之東重門周垣亦旣嚴飭且刻石以紀其事
矣比年橫兵攘欲遂壞不葺石亦斷裂無存庶訪使
德卿思公聞而嘆曰神載祀典國之所重何瀆慢若
是耶亟命司校者脩而復之即事來請予記按梓潼
爲蜀郡蜀郡上直參宿叅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高
深博厚而水七曲寔神明之所窟宅或謂斗魁爲文

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掇科之士尤謹事之或謂神
爲張宿之精詩所謂張仲孝友者是也此其說固不
可深考然神得以通祀於天下者其亦忠孝之所推
與方今人心思治海宇漸平斟酌元氣運斡化機其
不有望於神明之佐理乎今公勵新學校當干戈搶
攘之餘而能惓惓於一祠之興復者亦必有所見焉
嗚呼聖人之所以爲教學者之所以爲學忠與孝也
忠孝原於心而通於神明臣之事君子之事父亦惟
盡其所得爲以求無愧於已而已矣是故行不侔於
神明不足以爲忠孝然則是祠得邇於郡學者獨非

聖人神道設教之遺意乎乃爲迎送神之曲俾歌以
侑祀曰

神之來兮連蜷乘白騾兮驂後先雲濛濛兮靈光縣
旂醑蒸兮旅豆遵鸞聲止兮神語傳
神之去兮啻歛焱輪旋兮弗弗山欽峯兮水七曲是
文運兮錫之遐福春秋報祀兮奚間閩蜀

上虞縣復湖記

上虞縣西北五鄉曰永豐上虞祈興寧遠孝義五鄉
有三湖曰上妃白馬夏蓋而夏蓋寔承其委其周一
百五里其門三十有六其漑一十三萬畝其賦一萬

石竒中有潭名梟鏡雖大旱不竭而其支流餘閩又
足以遠被會稽之延德餘姚蘭風一都三保之境其
爲利也亦博哉湖自唐長慶中民始請割田爲之仍
令受水者包其所輸至今五鄉田租倍他產然其地
勢倚江枕海鹹鹵浸淫傷敗禾稼東南又多大山深
谷一遇暴漲則奔潰莫禦旱即枯涸可待故其隄防
啓閉之法視二湖爲尤謹壘堰分埭以時蓄泄限量
畧刻以節多寡序次先後以均遠近而後民免凶荒
捐瘠之憂官無侵奪分爭之訟矣宋政和初越守王
仲蕤嘗廢湖爲田得不償費南渡後吏部侍郎李充

疏于朝盡復爲湖嘉熙丁酉幾斂於福邸五鄉民張
康等闔詞爭之迺已始末具見碑志及通鑑長編國
家內附以來屬時屢豐水利不講居民迺竊緣堤高
仰以私播種元貞間或言之營田使者得田三十頃
粟五百石然自是萇誕莫禁湖之存無幾即有旱乾
水溢則五鄉咸受其害矣至正十二年翰林應奉林
希元來爲尹遂定其墾數餘悉爲湖十六年夏旱豪
民乘間侵種其禁復弛縣尹李睿力復之明年春行
御史臺移治會稽駐兵縣境或妄言湖膏腴可屯圍
典兵者忽於識察一旦竭如焦釜所得僅百許石而

官民失利不可勝計御史察知其弊俾嘗賦於官者
田如初他皆諭罷明年春又有獻之長鎗軍者賴分
省阻止之於是積水盈溢惠及遠近而湖之利益博
矣又明年父老乃相率謀於邑士徐煥文魏延曰湖
食我民生死倚之不有紀述將何以示來者煥文等
以予之嘗信於其人也具以狀請竊惟溝洫澮川之
制廢陂湖池塘之利興而叔孫敖史起鄭國文翁節
當時兒寬召信臣之流各以治能名於時其載之史
傳者班班可見迨我國朝內設都水監外立庸田司
郡縣守令皆知河防蕪渠堰凡所以爲生民計者可

謂周密而深遠矣尚何弗脩厥職徃徃使已成之業
湮廢崩潰哉且是湖也早則決水以灌田澇則導水
以注海用力寡而成功多與諸湖較之實相倍蓰是
以不敢重違父老之請而叙次其故用刻諸石豈徒
爲豪強姦貪之警廢幾長民者知所勸焉

上虞縣覈田記

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曰分田定賦以一其民而已
矣後世田賦不正徭役不均豪民得以肆其侵暴黠
吏得以縱其奸貪然後法制大壞而斯民始不堪其
生越上虞縣大德間定墾田摠之凡三十三萬二千

三百畷竒其兵竈驛學寺觀免徵者四萬七千畷官
民實徵者二十八萬五千二百畷具載典冊可謂較
然矣歲久法弊因去其籍且推收之法不行而鬻鬻質
之數不實遂使詭名寄戶飛隱走貼虛增張并之弊
紛紜雜出而真僞莫能辨矣至正十八年夏四月安
陽韓侯諫來爲尹會治兵縣境一切軍資悉取於民
重輕失當怨囂載道侯爲此懼將有以處之而未暇
也明年春分省論功陞行樞密院都事仍總制縣事
迺進父老曰若等苦吏橫歛久矣我欲爲若等定令
使不得重輕爲市何如皆俯伏頓首曰幸甚侯乃下

令聽民自陳即有不實并以坐吏仍選鄉里大姓有
祿位德望者覈視之而侯坐堂上執朱墨勾稽覆驗
窮晝夜不少休其法每田一區署由一紙載田形地
方畝數與凡執事者其上俾執之以爲券而圖以魚
鱗冊以鼠尾分以堯率摠以歸類然後奸欺屏息田
賦正徭役均而庭無紛爭之訟矣又距縣西南數百
步有湖曰西溪當故宋時民有私其高仰以爲田者
或獻之福邸內附後籍入皇太后宮即其私租畝歲
輸穀二石二斗曰籍田其田並湖居民稍復侵耕輸
穀五斗曰蕩田又窪下者輸穀四斗三升曰葑田歲

久籍田力薄更失水利終歲勤苦得不償費而蕩葑
之利日饒侯爲度其土宜第其租入民皆彌均其冬
予以總漕閩廣道出上虞父老遮拜道左具述其事
嗟夫治民亦多術矣要莫大乎得其心得其心有道
亦不背其所好不施其所惡而已或奪其利以戕其
生勞其力以拂其性則民心其可得哉侯能因民好
惡以出治其庶幾長民者之道乎且聞侯之始至也
會萬戶馮輔卿以兵來守將預徵民租侯言方旱饑
請待新穀之登民甚便之鄰境構兵遊軍已入縣將
校慮有伏欲盡燬民居侯白叅政公遂得免長鎗軍

來分鎮或言縣多湖田膏腴可屯種侯力爭水利不可失亦得免又大脩孔子廟復忠恕堂聘名師廣弟子員日與講論忠君親上之道縣人化焉故并記之侯字自行故宋魏國忠獻王十世孫少孤能自力學以義兵數立戰功丞相便宜擢台之臨海縣丞遂來爲縣累官都事云

義阡記

松江通守謝侯禮旣作義阡間至錢唐謁予曰葬不如禮曰埋不得埋曰棄今吾郡之民不幸而棄焉者或有之矣吾爲守而未能使之化又不能惠吾民於

心獨無歆然乎今得地五百畊散在九龍山中各垣其四周以限芻牧之入鋤耨之侵使凡孤貧無依羈旅無歸者皆得葬焉猶懼夫葬者力有不贍則又割田五百畊歲徵其入以助之凡歛而棺者予地二十尺米二石火而函者地五尺米五斗仍深其坎崇其封大書居里姓名而謹志之他日子孫或有徙瘞者給米如葬數之半庶幾長民者之道焉予聞守言爲之太息曰先王定爲喪葬之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塋域大小日月遠近皆有截然之制不可踰也自浮圖氏之教行而火葬遂興郭璞管輅之學出而拘

忌益甚火焚興故有沈其遺於水者矣拘忌甚故有折裂暴露而不顧者矣今侯之爲阡也不徒孤貧羈旅有以慰其魂魄於風淒露泣之時庶使火焚水溺與夫折裂暴露者惕焉感動而知所以掩其親矣然則侯之化其民也豈小補哉

福州行省檢校官廳壁記

至正十六年春三月詔復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即故宣慰司爲治文武佐屬各有攸畧獨檢校官缺焉後四年完者帖木兒劄伴來視事顧謂同列諸君曰檢校主治文書迺無專治可乎諸君曰固當屬以軍事

未遑今宜有以成之矣遂請諸太府度地省治之西偏發官銀若干以資經治其不足者以俸錢給仍移同列鄭鼎乃顏董其役曾不數月工師告成前關治事之廳後爲燕息之堂待賓居吏位次秩然明年春諸君相率過予請紀其事予惟國家統一海宇旣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務復立行省以分中書之治至元二十八年始設檢校官二員又明年增至四員其在行省者半之比年兵興多事添置遂無恒員凡諸曹所治銓衡賦稅禮樂輿馬刑政營繕之屬署牘參錯旁午出入山委林比檢校悉得錄其繆愆稽臯以

爲重輕讓莫府議一不合則吏抱成案徃來力爭可
否不得則檢校並上堂立具列卷前後反覆辨論必
如律令乃已其職任之重若此今諸君之興斯役也
豈徒燕嬉飽食以寧其軀娛其心而已哉蓋居高處
明則神清而氣舒瞻視嚴肅則望重而人畏神清氣
舒故內絕壅蔽而慮無不周望重人畏故外絕干撓
而令無不行慮周令行而後檢校之職盡矣雖然檢
校爲諸曹設也諸曹有所闕遺苟阿順不言則檢校
失也檢校言之不即改且群聚騰訕焉則諸曹過也
檢校不挾其所得爲者爲功諸曹不以其所不能爲

者爲諱則上下協和百職具舉矣百職具舉藩屏其
有不乂安者乎

福建行省檢校官題名記

福建行省檢校官旣創治事之廳請予記諸壁間矣
間復聯謁曰凡官署必刻石題名今石已礮而文未
具甚幸先生終惠焉予於檢校多相善且其意又甚
勤能無一言以爲勉乎切惟中書總天下之務行省
分中書之治諸曹掾皆宰相親所選擇以待用於他
日者其所治文書自莫府上之堂反覆論辨比完署
宜無有過差矣今檢校以七品屬職迺使復閱其牘

舉其稽愆而繩糾之何哉蓋中書機務萬變不齊藩
屏之寄尤爲重繁諸曹掾於一時迎奉唯畫之際欲
盡當其輕重是非可否亦寧免一失於千萬也况群
小使役於下者無斗粟一錢之給徒操數寸之管竊
弄文法以思贍其家爾又安能盡必其無弊耶此檢
校之設所以不得不重也且御史歲一視案遇小過
輒有讓與其讓於御史曷若補其闕遺使無讓哉然
則檢校獨非諸曹御史乎諸曹以御史待檢校則檢
校益當知所以自重矣載其姓名於石豈徒紀歲月
論官資以夸於人而已庶幾較得失辨賢否者有所

徵焉

福建廉訪司題名記

至正二十一年秋天子以閩海道遠吏多失職乃命
福建行中書省右承恩寧普公爲廉訪使冬十二月
公旣視政遠近懾服明年春吏白廉訪司繇按察司
改置三十餘年始具載使佐姓名于石今又四十年
書刻殆徧矣宜有以更之公謂官署題名尚矣非徒
紀班資姓氏歲月而已也庶幾使來者上下其人之
賢否以爲懲勸焉其刻石如故事於是吏更以公命
來徵予文予曰風紀固重矣然所以爲重者寔又存

乎其入誠如公言則凡登名于茲石者其有不惕然
悚懼以思盡厥職者乎遂書以爲記

重脩福州路記

福州中七郡而治連山東馳衆水皆匯於海地氣旁
薄物產蕃阜自無諸以兵佐中國常袞觀察其地朱
子以道學淑諸人千載而下號稱鄒魯國朝始建行
尚書省提刑按察司後更省爲宣慰司按察爲廉訪
司近又罷宣慰司立行中書省大官臨蒞其上守吏
惴惴日事迎謁間一據案署牘輒復起去故郡治弊
壞幾無以芘覆左右愕視嘆息卒不暇議所以脩治

者至正庚子春予董漕閩廣館于府中因謀葺之或
曰子幸以老請居幾何時願欲勞且費耶予惟君子
之所以處其身也不以物我而有豐嗇不以近久而
易勤惰况即舊以圖新因瘵以補陋其猶易於成功
乎於是稍節奉入俾通守阮世隆主治之而監守僚
佐咸曰吾儕之所不暇甚幸尚書之辱貺也乃皆協
心相事曾不踰月工以告成而聽政之堂退休之室
公牘之署與夫涼軒燠館重門脩廡廓焉若闢與焉
加深矣旣事進執事者于庭而告之曰南方不靖踰
十數年將士苦於戰鬪民庶勞于餽餉海隅遺黎殆

無以生今是之葺豈徒與大夫士娛其心便其體而已哉凡有事於斯堂者亦將惕然而感惻然而懼蚤夜孜孜思有以勉吾力之可爲以盡吾職之當爲庶其無負於君國子民之道爾不然刑賞出於愛憎曲直徇於賄賂濇其民而肥其身聚於上而怨於下馳騁出入自以爲得計天地鬼神其可欺乎記諸壁間用勸來者且以自警云

高風臺記

出福州西成門三里許鳳凰山之下有古寺曰香嚴寺之西隙地爲故圃圃之中有丘陵然翳以榛莽蒙

以篠蕩堀壘叢禱坵窪莫辨羊豕得以爲園狐鼠得以爲窟雖寺之僧亦棄而不顧也予間過之見孤樹特起葱蒨鬱疑必有殊勝始命僮開蹊累級攝衣而登則上廣旁峻周以堅甃石床橫布陳跡具在迺知故臺也於是翦茂草除惡木斬突夷坳刈羸補罅然後方整峭拔岌焉增高而益曠矣已迺拂石而坐倚樹而觀方山聳其前蓮峰矗其後左滄海右長江雲烟蒼茫極目無際諸生劉中鄭桓喜而進曰是臺也蔽於近而超於遠晦於昔而顯於今脫其蕪穢處之高明顧非幸歟且重桐江之絲高南州之節雖其

風未足以語希瑟之詠而逸氣雅操猶可以激頽波而清薄俗也願請所以名之者語未既忽有風自南來飄冠巾襲毛髮徘徊乎几席之間泠泠然颯颯然周流動盪若有以宣通夫壅滯而還復乎淳熙者遂名之曰高風諸生復請亭其上而志諸石故記

鳴鳳亭記

予既作高風之臺將亭其上而不果平章道隱公聞之使以錢來僦工而一二同志亦相其成寺僧悟騰覺馨躬操畚負木石爲其徒倡曾不數日遂落成矣客請有以名之予謂鳳凰之山左右翼張若飛鳴

而來下者名其在茲乎適左丞周賢公至而喜曰吾舊藏先從父平章公手書鳴鳳二大字即以是扁庶其成子之志客曰美哉翮也乎與高風頡頏下上矣然聞鳳仁鳥也當黃帝時嘗除齊宮巢阿閣其後絕不至及堯即政七年始止于庭舜樂九成而後來儀周成之世最稱明盛亦僅集却藪要皆千數百年迺一出出則天下必大治吾夫子思見之而終不得故曰吾已矣夫漢史雖數載其事或疑其非真鳳也子今徒取山之形似者以名亭不亦甚遠乎予乃輟然而笑曰人瑞鳳也鳳瑞人耶鳳兮鳳兮吾誠不得而

見之耶方今泰治將復屢詔求賢圭璋聞望之士馮翼孝德之賢行將雝雝和鳴于朝又何必巢閣儀庭迺爲鳳哉因卷阿君子之詠動匪風下泉之思三嘆而書諸亭亭後於臺成十五日揭而扁之又後亭之三日寔九月丙子也

黃氏義田記

四明城南有黃氏者兄弟六人曰景振景文景誠景華景行景賢志剛氣和且能拓其入以致豐約其出以爲羨久而家益饒景振間飲諸弟而告之曰我等雖未能力學以施諸用猶幸不失先人之遺願吾宗

多貧窶其可不思所以爲淑後之計乎請以租田五百畝倣范文正公義莊之制而稍損益之其庶幾盡吾情哉行之未久兄弟相繼物故獨景賢在一日慨然曰自兵起南方征徭無度雖破家不足以給用況所謂義田乎今幸太府令有司計畝受役民力亦少紆矣若是而不思有以繼吾兄之志將何以慰其魂魄於地下哉於是更益田一百畝市里人王氏地若干步構屋若干楹以貯其歲入斟酌時宜定爲規約凡所以贍宗族時祭祀給廬墓之營葺婚喪出入助各有差然後黃氏之賢籍籍乎四明之境天台陳君

從來三山數以田記爲請君從予故人也其言旣可
徵又喜黃氏兄弟好義之力迺作而嘆曰義出於人
心而本諸天理國之盛衰家之興廢在義與不義而
已一事之行苟合乎義猶足以使人感服而興起況
割已所有以惠衆人乎黃氏子孫能世守之不失則
其爲義也益遠矣

林氏祠堂記

福州長樂縣羅田林氏旣爲祠以合祭其先族之長
曰崇孫寔主祠事間遣諸孫願以狀來請曰林氏始
祖諱遷者以唐貞元八年自董平山來婚羅田羅氏

遂爲里人遷生相相生惠蒙惠蒙學浮屠法太平六
年廬親墓有孝行天嘗雨之錢朝廷因旌其門宋建
隆開寶間相之從孫珎爲殿前都虞候彰武軍都巡
驛使珎五世孫粟累官兵部侍郎在孝宗朝爲名臣
沒謚簡肅嘗置祭田若干畝且譜其族簡肅之子行
知經畧廣東經畧諸孫春一通判泉州當內附初棄
官歸隱更爲譜甚悉後至元庚辰崇孫謀于諸孫德
生公劉始買宗人宅一區爲今祠中堂四楹東西兩
廡門庭庖庫祭器具完又於堂之西別爲屋兩楹擅
藏遠近之主朔望則合族之人羅拜祠下節序薦以

時食春秋士已謹奉主列叙堂上執事者深衣幅巾
行三獻禮至正甲申復益田十五畝聘名師即兩廡
教其子孫之來學者然後尊祖敬宗之道稍備而子
弟彬彬然亦知所向矣願紀顛末以訓後人予既諾
而未有以復則願之請益堅願昔在京師從予遊甚
契今又與予友程備夫數來相謁其可無一詞以告
之乎夫自廟制廢而祭祀之失久矣祠堂雖非古制
而近世士大夫家能行之者猶以爲難況閭閻市井
之間乎且自兵變以來故家巨室莽爲丘墟雖欲洒
掃一室以致灌薦且不可得又安能求其門堂寢室

之具備哉林氏居閩海之濱歷二十一世五百七十
餘年而猶克保其遠裔於凋謝散逸之餘守其遺祠
於干戈搶攘之際亦何世德之遠歟雖然禮有隆殺
廟有祧毀今既各祖其祖而又合祭其遠近庶幾有
徵於時禘之遺乎吾於林氏益知閩俗之厚矣

興和郡守康里君善政記

至正十九年冬十月予以使事道出會稽得拜南行
臺大夫康里公於鍾離里第見其風采凝峻綱紀振
肅百司庶府竦焉唯謹莫不潛孚默感以興起其好
善惡惡之心退而與其賓佐花君仲寔言則曰子見

大夫公卓卓若此亦嘗識公之子今尚書剛君近仁
乎君之守興和也始至之日屬大旱苗且稿急禱之
甘雨隨澍時鈔法大壞僞濫滋甚吏輒擅官本以自
殖齊民羅立庫門外終日盼盼不得易一文君制爲
均倒之法奸欺屏絕仍下令商賈貿易悉從其便由
是食貨流通遠近稱善先是官馬分飼城中芻粟不
給民甚苦之君散諸郊野農家遂稱均平君所居之
庭植小榆高僅踰丈有鵲來巢其上飛鳴飲啄若與
人相忘者衆咸異之郡士謝本李克道劉匯各爲歌
詩以稱道其事於是君之治行爲朔方第一朝廷聞

而嘉之遣使賞勞甚厚此其父子繼美雖漢張安世
萬石君家何以過哉予惟曩職兵部侍郎時君方爲
郎中及以庸田使者平糴東吳則君受大師命寔來
董輸所至號令風驅霆馳固已知君之材俊如神駒
健鶻不可羈束而控搏矣今聞仲實言於吾心獨不
忻幸而願見之乎叙而書之庶將識吾情焉

道山亭禱雨記

至正二十年夏閏五月不雨六月壬辰雨旣而又
不雨有司徧禱弗應民甚憂之戊申廉訪使贍思丁有
嗣副使元奴國噐僉事亦憐真士弘必刺的納仲賢

鄭潛彥昭經歷達里麻蒙古清遠知事黃普顏帖木
爾顏肅照磨傳居信忠卿相與謀曰夫閩山高水深
神多靈異能出雲雨禦菑患以庇其民今旱若茲禱
且弗應吾誠其有未至乎不然則是政失其平行愆
于常雖有告不吾聽也迺皆出宿于外爲壇道山之
亭而祝祭之曰寇逞于暴兵橫于貪殘傷之遺已無
以生神又不我恤使之遑遑然無所控愬亦何至斯
極也用敢白於神今日不雨至明日明日不雨至三
日三日終不雨則吾徒固無所追其罪神亦獨能辭
其責乎既事靈風肅然神若歆止五漏將盡陰雲四
合厥明風雨大至池沼溝澮皆溢水瀉瀉流不止焦
枯旣蘇歡呼震野於是大夫士相率爲歌詩以頌休
美而求予記其事嗚呼山川之神不遠吾誠誠吾心
以致夫神神其有不格者乎書曰至誠感神傳曰神
依人而行茲雨也其有以哉是宜書

密庵記

予徃時在錢唐見金華黃太史亟稱吳郡張子英爲
宋世家入國朝其父大監公以文學遇知成廟有文
名至子英讀書工詩尤善鼓琴予未及識也數年後
過錢唐則子英以功同知崑山州矣雖數來見然皆

旅進於衆賓之次未嘗與之叙殷勤接談笑也今年
予以分部過海昌屬其子天爵爲州倅迎子英來養
方日過予論議且間示太史所爲著閒止齋記於是
與子英交始密而信黃公之言爲不誣矣一日子英
謂予曰閒止在西湖故宅之東兵變後失其業久矣
今來海濱僦屋湫隘無以佚吾老茲即舍館之傍治
小閣以時休息名之曰密庵先生能辱記之乎予謂
密之一辭見於詩周頌基命宥密禮中庸文理密察
而又雜出於經傳百家之書皆可考而徵也然聖人
治心之法則莫切於大易繫辭洗心退藏於密之言

蓋易本卜筮之書著動卦靜而爻之變無窮因卜筮
以求聖人之心因聖人之心以觀天地之化其機微
神妙孰有密於此與故夫物之未感也其理具於人
心而寂然不動及其出而應物則圓神方智各見於
功用之實而天下事物吉凶禍福舉不能遁其情此
聖人之所以爲教也彼所謂善馭世者揣摩捭闔以
鈎民情知非不密也而卒廢於言勇示之怯強示之弱衆
異言非不密也而卒廢於言勇示之怯強示之弱衆
示之寡進示之退取示之與爭示之讓盈示之虛術
非不密也而徃徃敗於術然則子英之爲密也其亦

嘗慎所擇不乎是故天不密則三光不明而四氣失
序矣地不密則山崩川竭而萬物不毓矣人不密則
七情蕩而百疾生矣天地之氣所以周流不息者猶
本於至密孰謂人中天地而立而可不慎於至密乎
子英苟能於是而自勉焉則庶其為學也益密矣子
英曰謹受教遂書為庵記

裕軒記

越士王元寔治小室於居宅之旁門竇側出僅可布
榻名曰裕軒其友括蒼劉伯溫既為之記他日予過
元寔則復以記為請予謂元寔之軒甚隘而強以裕

名豈外示狹陋而內實寬廣乎毋亦自晦其光以求
全乎不然則是會稽之山多金玉鏡湖之田多膏腴
將即此致富優游以自裕也元寔笑曰內寬外狹孰
與表裏之一韜晦自全孰與中正之守金玉良田孰
與仁義之利吾固不敢以此而易彼也予時甚高元
寔之志而迫以使事不果為及再過會稽則禮部之
召嚴又不果其後東方震擾連歲用兵言久不復亦
忽忽忘之矣今年夏從子頴之來自越未幾外姪李
允亦至皆致元寔之請益堅於是知元寔之果異於
人人也大抵君子之為學在裕其心而已矣心得其

裕則以之處富貴而不驕以之處貧賤而不諂以之處患難而不變甚至於死生存亡之際綽然守之而有餘焉元寔當干戈擾攘而惔惔焉不忘一言之戒其亦庶幾有見於此夫苟能推是心以往則無往而非裕矣雖然人亦孰不欲裕其心也而鄙吝之私有以塞其廣大之量沈昏之氣有以蔽其高明之域驕蹇桀驁一物不容而卒至於無所容其身者何也蓋不能順乎理故也理順則天地不能違況於鬼神乎況於人乎故沛然若巨魚之縱壑浩然若大鵬之運風此其爲裕何在哉元寔必能洞識其幾矣是爲記

皆夢軒記

三江之口九峰之下有奇士曰陳汝嘉履儒者行衣道士服華門蓬戶與世泊然更軒其東偏雜置黃帝老子莊周列禦寇與夫鑿卜種樹之書于其中日歸自外朗誦長哦倦即隱几而卧形與夢接嗒焉遽焉不知人世之有物我榮辱是非得失憂喜也因取鄭人斃鹿覆蕉互皆有夢之說名之以皆夢間過清虛子而問曰人於天地間生一夢也死一夢也夢之有覺猶死之有生覺而復夢猶生之有死生死皆夢也夢亦生死也生果覺也死果夢耶吾不得而知之矣

先生試語我乎清虛子曰生死百年夢覺一時一時之夢百年百年之覺一夢人徒知生之樂死之苦而不知生之勞死之佚也昔之善喻者嘗有華胥之游胡蝶之適卽鄆槐安之樂其殆有見於此夫以死爲夢烏知生之非夢耶以生爲夢烏知死之非夢耶夢死夢生又烏知非夢中之夢耶夢中占夢又烏知非死生之夢也變化紛紜真假莫辨若是則天地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數皆夢也又奚暇論百年一時之遠近乎以有限之歲月接無窮之變遷苟非廓然超出乎六合之表洞然遐觀乎八荒之外逍遙汗漫以

與造物者游則幾何其不爲巾笥之龜文繡之牲乎雖然此直莊列之徒過於矯激托此以自高爾在吾聖賢之教則有不然者夫人以稊米之身參天地之大極古今之變通幽明之故其所以自任者亦甚重矣戒者失其所重肆情縱欲酣營沈酗如醉如醒終其身而不悟是始爲真夢者吁可悲也哉安得鑿膏闇之牖以通其明啓大覺之關以導其出辟中正之途以指其歸使之豁焉醒光焉覺靈扁洞開照耀白日然後知夢爲真夢而向所謂皆夢者皆非夢矣汝嘉曰吾夢幸覺請書先生之言并以覺後人遂爲記

清虛子別號甬翁云

泗州之六切呼鶴聲

鶴齋記

江東薛茂弘少精敏負奇氣讀書萬山中窮日夜不
已客有慰其清苦者携白鶴來贈茂弘甚愛之一日
鶴去思之不能忘也遂圖之齋壁以爲玩其後茂弘
遊京師學道於朱公本初從代祠華蓋謁蜀郡虞先
生先生與之論詩愛其清新流亮氣韻高爽翛然有
迴塵之思嘆曰是非憑虛御風翱翔八極者不能道
也因取杜工部詠薛少保畫鶴詩意名其齋鶴茂弘
聞之喜曰是善名我遂不辭去今十數年先生跨鶴

僊去而不復可見矣予間居西湖方欲問孤山之梅
訪林逋之鶴忽有羽衣長身揖而前者問之則薛茂
弘氏袖出先生所題鶴齋詩一首乃相與坐石而歌
援琴而鼓鳴臯之曲其聲琅琅上徹霄漢再鼓洞天
之舞其聲窈窕不絕恍若霓裳素節飄忽軒舉與群
僊頽頽下上也松陰滿庭月色如水相顧一笑而去

梅邊小隱記

福州出東門外數百步南入委巷有庵曰海印兵後
廢不葺風摧雨漂蒿萊出垣端里之人曰吾聞烏石
山地平寺有雲礪上人者手無一錢能佐其師起大

招提若禮之來茲庵其復興乎上人既至則易腐爲
堅拓隘爲曠芟蕪而嘉草生滌汙而清泉列供佛會
僧各極嚴淨復治小閣牖其北以向明堊其中以尚
潔檻外植竹數竿雜布花石清風徐來香氣滿坐題
曰梅邊小隱上人說法之暇即跌坐焚香髻兩童治
茶具與客彈琴哦詩客間問曰佛果如是乎謂女梅
邊耶則梅無有也謂女隱耶曾不遠乎煩囂之聲也
則將即多聞以爲觀耶抑亦捐衆有以爲空耶上人
笑曰子非梅惡知梅子非隱惡知隱知梅非梅故凡
接吾目者皆梅也知隱非隱故凡寂吾心者皆隱也
爲記

休休亭記

長樂縣南行三十五里曰羅田宋兵部侍郎簡肅林
公故宅在焉宅之南有二大榕樹蔭可數百步公諸
孫宗正築亭其下曰休休間過予求記予往在京師
宗正方抱其師余君所著樂書上之朝時其志甚揚
氣甚銳論甚辨別後數年予以部使者來閩南則宗
正首來謁視其揚者若已抑銳者若已挫辨者若已

訥又七八年以戶部尚書來董漕事復見宗正則向所謂若抑若挫若訥者益縮慙歛退無復有意於人間世矣予乃慨然爲之嘆曰子方當強仕之年慷慨尚義縱不能擊強殄寇如鷹鷂之逐狐兔亦豈不能長揖將相開口一論天下事乎何其遽爲休休之名也不然則必有嘒然不平於中者矣宗正乃笑曰先生徒疑吾嘒然者之爲休休不知吾悠然者之爲休休也吾昔以銳故挫以揚故抑以辨故訥今吾幸縮慙歛退則夫訥也抑也挫也雖日叫囂隳突乎吾前糝擊嘑沓乎吾後吾方漠焉頽焉若無與於其身之

落二葉此葉
鹿置玄石記前

常不足而姊妹之或歸或留者又皆貧無以養將何以娛吾親乎予曰所謂娛親者非爲是也順父母之心而不嘒其欲斯可矣自予之居而家也見而一老人蒼顏白髮耳目聰明出則曳杖阡陌間問村田事入則撫諸孫含哺而嘻熙熙于于志意自得於時艱難若無所聞知者謂非有以娛其心能爾乎夫人子之養其親也在有以娛其心而已心娛則意適意適則氣和氣和則神怡神怡則身安身安則百邪不能干而壽考維祺矣且奔馳逐祿孰與耕織之逸殫力萃構孰與蓬葦之安食備甘脆孰與菽水之樂清歌

艷舞馭與家人之懽是以古昔聖王舉高年之典行
養老之禮飽之以殺截燠之以繒帛載之蒲輪扶之
以几杖班白免負戴之勞耄耄受尊榮之錫故其人
壽常百餘歲其次亦八九十凡若此者皆有以娛其
心故也十數年來海內弗靖民物不得遂其生雖詔
書屢下優禮高年而有司迫於多故方朘剥不少已
殘民遺黎得不死足矣又焉敢望娛樂其心志哉今
張氏兄弟乃能安居力業以奉其二老人使無憂愁
歎息之苦而有怡愉懽忻之適顧非幸與嗚呼予於
是重有感矣遂記不辭

休戚榮辱者則今之視昔其爲得失何如也是故放
浪而歌箕踞而坐風來酒醒樹陰滿地於斯時也吾
且不知天之爲高地之爲遠又烏知有人間世耶言
既掉臂而起玩齋道人遂書爲休休亭記

而幸思庵記

蘇州府志卷之七

天台黃巖之陽有山曰方山山之下有屋曰思庵蓋
州人施氏墓祠之所在也施之先紹興知府諱某者
由永嘉掣江來居黃巖遂葬其地傳三世至愚隱翁
諱某始立祠墓側宋杜清獻公範扁以今名愚隱之
孫諱紹祖者拓而大之又三世矣比年庵燬於兵其

諸孫經營葺構復其舊觀集賢待制趙君雍爲書故
扁以示不忘也予應召過四明其七世孫應元從事
分省受遣從至海上間語予故且請爲之記予謂人
子之於其親也無往而不致其思焉生則思盡其養
喪則思盡其哀祭則思致其敬是以親喪之日有限
而孝思之感無窮也故君子見風雨霜露則有怵惕
悽愴之思見山川草木則有往來游息之思見杯圈
几杖則有口氣手澤之思及其當祭之日儼然若有
見乎其位愴然若聞乎其嘆息之聲自非孝敬之至
通乎幽明而達之上下者其能潛乎默契于冥漠之

表乎況是庵也積百年之澤而傳之今日合累世之
祖而聚之一堂昭穆之位有序而不紊宗祧之祀既
遠而不遺則其所思也永矣雖然思敬其親當愛其
身施氏子孫能思敬其親矣盍益思所以愛其身者
哉遂爲之記

澗壑而谷叟莊記

谷叟莊在黃崑州南九十里州人節靜思之所營也
靜思世居州之天長街爲聞家及靜思懷竒負氣不
樂軟熟從人始築室谷壘居焉谷壘萬山中東接松
門西連鴈蕩大閭泉村諸峰峙其南北望之崑崙峭

怒阻絕若不可處及入其境則豁然開張水紆土曠
宜於釣耕嘉卉異石紛被林麓靈飈蕩和香氣不絕
又其俗朴野多古衣冠無他嗜好可交也靜思於釣
耕之暇葛巾芒屨曳策長松之間披草而坐傾榼而
飲飲而醉醉而醒不知天之高地之迥也山人愛靜
思之居是谷也故稱之爲谷叟靜思亦樂谷之有是
居也因自號曰谷叟莊或謂靜思年方茂非叟居無
積非莊出而用於時非谷或曰老於事即叟富於學
爲莊谷虛斯能盈也予不知其然故并記

疑虛樓記

平章普公蕪善至閩之二年誅鋤克強煦毓罷瘵威
惠並施遠近懷畏乃即居地之東偏創樓四楹軒窓
中敞闌楯外植間與僚佐賓客拾級而登倚衡而望
憑虛疑注閒遠幽曠允其沙烏淵魚之飛泳烟嵐雲
樹之晦明又若有以助夫心目之所得者因題其上
曰疑虛且屬師泰爲之記惟公勛舊重臣卓行高識
固已超出乎衆物之表矣顧師泰何足以知之雖然
不可以無告也竊聞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盈則爲
物散則爲虛疑其虛使不得散歛其散以葆吾之虛
其庶幾長生久視之道乎公曰姑舍是今夫日月星

辰凝於天者也山川河嶽凝於地者也天地凝而人物生焉是故人物本虛也天地亦虛也知虛而後能凝能凝斯虛矣然求其所以爲虛者非深思遐想於宵茫恍惚之間冥行妄作於幽潛深默之地也廓吾太虛之量而天下之物無不容推吾太虛之靈而天下之事無不照以之事君則上下恭順以之事親則內外協和以之交神人接事物無徃而非惻怛慈愛之仁焉於是三光明品物遂景星卿雲甘露醴泉器車舟甌靈芝朱草麟鳳龜龍諸福之物莫不畢至矣且道猶水也人猶器也水與器二物也水冰於器則

一矣大矣哉德之不至道烏乎凝公曰昔聞諸先生長者亦若子之言也敢不虛心以踐實學遂爲之書

雲楚莊記

治書李公經畧江南之明年道出括蒼得士劉彥明置諸莫府又明年至三山其史裴君直以功檢校福建行省遂用彥明代彥明江右人清脩善學每見予言家寓澧州之西四十里有山環合曰雲楚因築屋其中曰雲楚莊昔在京師嘗語參政危公太朴得書二大字今裝潢成卷願請一言以爲之記予聞澧故南裔崇山地處洞庭之西巴黔之東其治且多豁洞

民獠雜處危峰峭嶺平地拔起仰視莫窮其端梗楠
豫章千歲之木林宗楨兒摧摧磅礴陰翳不見天日水行石間
暴悍盪擊若霆轟轟吼虎豹搏噬奔馬怒猊蹄股交
觸也孤雌哀猿晝夜呼嗥不絕射工沙蟲含影竊發
故騷人霸客過焉輒起其沉鬱離憂之思而仕者率
亦怖慄駭汗徃徃以得代去爲幸澧之士風若此彥
明何獨棄鄉里丘隴而樂居之乎蓋澧雖去中州遠
民獠雜處而雲楚寔山舒水緩泉甘土肥宜於秔稻
歲大旱他境皆焦稿如赭其野方芄芃然同穎並秀
謳歌鼓嘯之樂徵於和氣者靈芝香草又時或生之

彥明讀書之暇登高臨深於是蒼然之色接夫目冷
然之聲入夫耳淵靜弘遠之趣與神俱浙而識度超
廣不覺吞雲夢者八九矣然則向所謂沈鬱離憂怖
慄駭汗者果何自而至耶人以迹求我以心得彥明
有焉遂爲記

終慕庵記

終慕庵者鄭君彥昭母夫人江氏墓祠之名也彥昭
由御史出僉湖南憲航海至樵川值太夫人憂道阻
不克歸葬遂推厝于城南壽山下之烏槎岡岡距城
二里許峰巒四面環合外密而中寬風氣完厚長林

清泉相與映帶嘉花靈草紛披巖鄂四時香氣不絕其支隴蜿蜿壇壇若翔蛟轟龍乍起乍伏忽焉勢降而形委也彥昭既即其上大爲之封種松竹數百株以庇以蔭又築屋若干楹以祠以廬以致其終身之慕而題之如此夫慕者愛而思之之謂愛莫先於愛親愛親篤則思親亦至思愛發於天理之公其始非不同也及夫外誘而內遷忘其所當慕以慕其所慕而慕親之心遂不能不爲之移矣昔之人有舉天下之欲不足以移其終慕之心者其惟大舜乎舜處人倫之變卒致底豫之化天下後世孰不聞之然求其

玄石記

至正十九年春予自錢唐東遊越江之濱見崑石奇勝輒停舟撫玩舟人進曰奚好此爲我昔沿洞江上得石類山者高可二尺色正黑擊之聲鏗然以重不可舉也委之而去他日語里人徐生生昇置敗垣荒圃間且十數年矣生亡而屋廢石猶在焉歸當語其子爲公獻予姑諾之及還數月舟人果以徐氏子見云石已到江畔遣吏視之還報石粗惡無足取由江畔移至館舍備錢當二千徒費爾且時亟治閩裝不暇顧也明年春杭人沈氏賈于海登舟而見棄石知

予所好也因載至三山以歸我卧諸北牖下又垢食
其躰殊不見其爲美也久之予因休沐始命工刻木
座滌濯而植之於是嵌竇峭崿軒若舞袖莊若拱壁
涌若波譎滃若雲詭燁然若芝亭然若蓋玄膚白理
縱橫包絡若龜毛若蠶絲而曳雲點雪之文若星斗
錯落下上也予然後駭而竒焉觀者亦莫不驚異之
矣夫斯石也翳於泥沙者不知幾何年既出而辱於
田夫野老又十數年幸而歸於予則亦幾於遇矣然
東絕江南浮海徘徊轉徙以相從於萬里之外又逾
年而猶未能盡知其美也其果得爲遇乎嗚呼予於

茲石重有感焉

壽慶堂記

湖廣行中書省右丞哲林仁傑君之叅政江浙也母
范陽郡太夫人年幾九十寔留桂林乃名其堂曰壽
慶以寓其惓惓愛慕之意左丞周伯溫父爲篆而揭
之大夫士又從而歌詠稱美焉予時適忝同列歲時
登斯堂未嘗不嘉歎君之篤於親也至正壬寅春正
月君以赴官道過閩海訪予城西寓舍一見道故舊
已即以堂記爲請予謂君堂在浙河之上今既去尚
何記爲君曰吾本西域人因官爲家時太夫人春秋

高義不可遠違膝下迫於主將之命東西從征復嶽
鄂諸郡平漢陽剗斬黃順流下九江過安慶道江東
以達于錢唐大小數百戰不自意屢以微功薦受上
賞繇千夫長陞閩帥不十年間致位丞轄皆太夫人
之教也夫當艱難危困之際南望引領思欲一見太
夫人不可得及備位樞省有祿可養矣又以道梗不
獲迎致於我心有戚戚焉斯堂之作庶幾可以慰吾
朝夕白雲之思云耳今也復蒙朝廷厚恩得遂過家
一拜太夫人而所部將吏亦皆紆朱拖紫以從吾後
卷韞奉觴鞠跪上壽則向者浙河名堂之書獨不可

移扁桂林之堂乎先生記復何辭乎迺作而嘆曰人
亦孰不欲壽其親哉然壽其親者非徒擊鮮烹肥以
適其口居高處奧以便其體而已惟能砥礪名節激
揚志氣外爲國家宣布威德內爲宗祐顯揚休光斯
乃可以娛其親之心而古人所謂養志者也夫心娛
則氣和氣和則神怡神怡則怡愉康寧百福攸萃人
子之所以壽其親者孰有加於此哉今君一出而忠
孝兼得其亦庶幾養志者乎且君之功業如月升日
恒由是而益著太夫人壽祉之慶亦方殷而未艾也
他日安輿北來尚能爲君頌之遂記不辭

予自東嶼放舟秦川館于川上之資壽寺寺僧壽量
扶杖而前曰病久未嘗見客聞先生來甚喜敢力疾
以見明日則又至曰吾嘗踰閩關上會稽絕江浮淮
以遊于湖湘之間泛彭蠡過洞庭登祝融望大庾還
至天目傳法于中峰入徑山講道於虛谷然後歸隱
于茲三十年矣寺凡再燬于兵今幸復有成緒而棲
禪之室在法堂西南隅自東北折行入焉最爲深遠
蓋奧窔間也因題其顏大隱先生能爲我記之乎予
曰汨於外而蕩其中役於物而拘於我固不能無小

大之殊上人一內外忘物我不隱猶隱也又奚取小
大哉上人曰混常爲真乃知真常即有爲空乃知真
空子非小隱烏知大隱耶且身市朝而心山林者固
爲少賢於人然亦不免寓於隱而已初未嘗超出乎
人間世也若吾所謂隱則不啓鍵不運几跣跌冥默
之中逍遙極樂之界萬物轆轤乎吾前吾視之亦隱
也萬事紛紜乎吾後吾視之亦隱也二相不生一念
惟寂斯其大隱哉不若是而欲以人間世論隱雖唐
虞之君疇務成昭商周之伊尹太公望猶爲寓而已
子能通其說始可以論道予乃大笑曰此竺乾氏教

非吾所謂隱也遂錄其言爲記

大英曰此三碑九塔

再來泉記

前周大英公里商

杭州三天竺名天下而下竺尤奇勝晉慧理法師所謂靈鷲小朶峰飛來者即茲山也山之西崦有泉側出巖竇間下被草石累累如貫珠故名纓絡泉亭其旁曰香林久廢不治至正四年行之安法師來王寺乃復葺之且鑿方池接竹引泉以供食飲甘美殊絕用之瀹茗味不在無錫惠山泉下後十年行之退居草堂泉亦隨涸又三年丞相康里公選於衆起李蘅若法師於越之雲門既至三日與其徒方舟登斯亭

扣岩而祝曰泉得再來庶徵吾緣乎越五日方舟過焉泉果涌出因走告其師率諸僧往視之罔不驚駭贊嘆以爲山川之靈而季蘅虔篤之報也明年冬予以休沐入山中有僧照庵邀坐亭上具白其故照庵苦行超卓知其言之不妄矣願惟茲山近接人境非若窮岩邃谷幽絕險阻可以詫神變滋幻化也然自慧理一呼白猿躍出其後若三生之石靜覺之梅重榮之檜靈異迭見而泉今再來亦何奇也或曰寺之興廢於泉盈縮驗之予曰不然聖王之世山不童澤不涸甘露醴泉莫不畢至茲泉將爲國家休禎之符

豈徒係一寺興廢而已哉時雖樂記之而寺僧固未之見及予以使事留海昌方舟始來徵予文遂書以歸之

香巖寺復田記

福州西門外香巖寺有園田七十五畝奇在福清州萬安鄉萬安里之上洋積水漑田者又四十五畝奇宋大中祥符間開山了宗振禪師及其弟子廣利的禪師之所營利之入于寺者四百餘年矣間以道遠失於防護隄食於水久廢不治州之靈石寺塔窰僧遂侵而有馬香巖僧自嚴白諸州州移諸佐佐下里

會凡執事者即其地視之信乃以歸之香巖未幾吏受塔僧賄竊更成案反誣香巖妄疑不決者二十年矣至正辛丑歲知州林君閱牘履畝而直之然後得復如故嗚呼田之侵甚明可片言而決今乃至二十年沉民隱有難於田者乎甚矣貪吏之敗事也書其顛末以誌諸石豈徒守寺之僧有所徵考庶幾長民者皆知警焉

福州玄沙寺興造記

閩山之南有真覺禪師存公始創寺於候官縣之象骨山下曰雪峰其徒宗一大師備公又別創寺於懷

安縣東飛來峰之下曰玄沙實梁開乎二年也晉開
運四年寺廢於兵宋天禧三年耀之珠禪師乃復興
起其後日益盛大穹樓傑殿重門廣廡金碧輝映與
山上下始爲一色諸大招提之冠然歷歲滋久木朽
石泐不能無傾圯者且寺故有田在閩清縣南白洋
池埔之土地高土瘠灌溉不通日就蕪廢寺益告匱
今藏石珍禪師來主茲山慨然嘆曰此望刹不當如
是也乃出其所有以資經始衆僧樂助志若合一而
里之大家葛夢鼎義士陳以仁等亦來勸施於是首
即黃石上流鑿渠導水以灌田之在白洋者而並渠

之家咸得食其利渠長若干里廣若干尺疊石爲堰
以時蓄泄雖大旱水瀲瀲分流畦町間歲遂常稔乃
節浮費積贏餘大整觀音殿羅漢堂經藏禪祠而復
創行堂若干楹寢室若干楹浴院若干楹旣又砌堂
道出北門者五百步山路直寺門者六百步竒凡器
物之窳敗象設之黝昧亦皆易故就新然後儀觀宏
敞禘構精緻而山林岩谷亦爲之增光矣至正辛丑
春宣政院使廉君公亮經畧李君景儀翰林經歷谷
祿君道天與予同飲寺之見山堂始識藏石師於坐
間自是數來相見見輒坐予之東軒煮茶焚香終日

乃去或有問焉默無以應屢叩之惟瞑目頷首而已
衆疑師無能者今觀其在寺所著事功磊落雄偉若
此非其人願力堅確知慮深遠卓然有以異於人者
能之乎吾聞古之人負才學知能而不得施諸用則
往往寄迹浮圖老子法中以自晦若藏石者其亦有
所負而無所施者乎

誠齋記

宣城葛君朝用負才氣績學砥行而隱於鑿遇人疾
無問貧富貴賤輒往視之投匕劑立愈部使者耶律
行已折節與交以其久而有恒也因號之誠齋而叅

政周伯溫父又篆二大字以遺之間過予求記朝用
與予居同里今又同客七閩三山之下情其能已乎
遂即所聞以告之曰大哉誠乎其天地萬物之始終
乎天地萬物不能外乎誠鑿尤死生之所繫其敢一
息之頃一念之微不本於誠哉夫人之生也七情蕩
於中六沴感於外調攝一失其宜則衆疾交攻矣然
證有標本脉有虛實察虛實於毫芒之際治標本於
緩急之間非誠何以哉藥餌有真偽炮製有精粗劑
和有重輕真偽之辨精粗之別重輕之權非誠何以
哉鍼砭補瀉取於呼吸呪詛符篆交於神明非誠何

以哉是故至誠之道可以格天地神變化可以銷金石入水火古之善論鑿者莫若黃帝岐伯其次長桑越人和緩之流然所以能神其術者亦豈遠乎誠哉况朝用之先曰玄曰洪在吳晉時皆以脩煉得道而洪丹陽人宣故丹陽屬也燒黃金丹砂以役使鬼物惠康斯民其來遠矣五世祖吉州僉判斐又棄官爲鑿迨今號專門朝用其真有得於誠之之道乎朝用今被命爲八郡鑿師行將有民社之寄試推其所以爲鑿者施之於國家天下其功效果止是哉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七終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八

後學會稽沈性編校

後學蘄陽李猷重刊

傳說問戒銘贊題跋偈祭文

州州翁傳

州州翁不知何處人亦莫詳其姓名遊吳越間遇山水佳處輒留居焉好種花竹彈琴奕碁賦詩客有遺之鷄翁曰是有德者不宜束縛即解縱之久而鷄益多翁每食則亦州而食之有不至者連呼州州群鷄皆來翁大喜因自號州州客或問曰子學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氏之學而不以號廼有取於州
鷄聲乎翁曰是何言歟夫人食則生不食則死豈唯
人哉犬馬牛羊皆然豈唯犬馬牛羊穀粟花果皆然
穀粟花果食於土者也犬馬牛羊食於人者也至於
人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氏之學其志亦
將以待食乎君者也是故三代而上食其臣以五等
之爵秦漢而下食其臣以萬石之祿魏晉以及五季
趙宋食其臣以九品之官然則臯夔稷卨伊傅周召
皆待其君而食者待其君而食與待人而食者無異
待人而食則與待州而後食者果無異也客曰子何
以其食爲哉亦曰道而已矣不以道而以食則臯夔
稷卨伊傅周召其志亦將以求食乎翁曰是何言歟
謀道者固不謀食然亦未有行道而不食者也吾既
不能自食其力又不能待君之食徒持文墨議論安
坐以噍食於人也其能免衆喙之嘈嘈乎客姑去吾
州吾鷄矣遂命其徒木鷄生書爲傳

趙氏節義傳

至正十六年春三月十日淮寇陷金陵民吏多死之
然求其內外盡節服義以無辱其身者吾得趙氏焉
趙氏之先歸德人國初時有諱應德者始居金陵嘗

編脩史館尋棄去號直心居士生子鑑累官江浙行
省左右司都事卒贈奉訓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
鑑生五子曰龍澤有學行以御史薦爲郡文學曰雷
澤讀書明律令累官奉訓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
判官所至有能聲生二子棟楷曰泳澤爲伯父鑑後
曰宗澤勤慎善謀由臺幕府史吏闈憲轉戶部令史
曰匯澤博覽強記能詩文始寇至時雷澤被臺檄督
餉句容匯澤棟皆從行宗澤亦以使事留錢唐獨龍
澤家居宗澤妻衡棟妻夏楷妻劉倉皇亡所措衡泣
顧夏曰婦人義不辱我與而夫皆出萬無生理劉夫
幸在尚善自保言訖赴屋後池水死夏亦死劉曰妾
夫雖在能衛我乎亦隨之溺明日賊果大掠執龍澤
詰所藏不得則驅之拜龍澤罵曰我食學官雖五斗
粟安能屈身拜賊耶賊怒殺之又執楷榜求其父運
判君楷知賊將脅之用終不言亦殺之雷澤乃得變
姓名去其妻申聞之垢面弊衣徒跣從至今莫知所
之或傳在句曲山中

史官曰臣死君子死父妻死夫使家有其一已爲難
矣况三者並出一家乎雖然知死者之難於生而後
知生者之難於死然則趙氏之或死或生要皆無媿

於心哉之類也夫然限於力之海河海主與皆無與
其二雙孝傳一第平雖然以古之類也主而

故杭郡監贈范陽郡公亦福的哈兒丁阿兒溫氏也
其祖札馬刺丁從憲宗皇帝南征死釣魚山子孫世
爲聞臣郡公娶夫人虎篤聰慧孝慈出天性處內外
無間言始至時年二十四姑也黑別哈敦年已五十
性嚴毅寡言笑夫人事之曲盡婦道姑嘗有病侍粥
藥目不交睫者累晝夜雖疲極無倦容夫人養姑十
年始終不渝人皆以孝婦稱郡公間抱危疾藥餌無
所容衆醫環視束手夫人號泣曰婦人以夫爲天今

疾亟且死妾何生爲遂拔刀誓天剖左股肉齊和以
進強郡公嚙之有頃張目視夫人曰是何良劑也翌
日疾遂瘳生子曰瞻思丁夫人既沒繼室史夫人真
定人性貞淑善女紅讀書知古今事其來歸也二十
二事姑尤孝謹一日起居者三飲食必請所欲品嘗
旨否乃敢進及莫則枕衣席溫清已乃敢退遇有疾
則日夕坐卧榻下衣不解帶雖厠踰便器亦躬爲浣
滌姑嘗語人息婦孝我今無以報願子子孫孫娶婦
皆如息婦姑年八十感劇疾三日不甦夫人割臂肉
爲粥焚香泣禱曰天乎天果恤阿兒溫家吾姑食此

庶其生乎仍願減妾五齡以益姑壽明日果愈又五年乃卒姑將瞑猶執夫人手曰汝事我二十五年如一日天地鬼神亦知之我死矣幽冥中忍忘息婦乎言訖而逝初夫人之來贍思丁繇潛邸近臣累拜福建行省叅政南臺治書以資善大夫監憲閩海木八剌沙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古魯沙宿衛內廷哈散沙延平府判皆能以功名顯其親而監憲尤慈仁寬愛爲時推重故凡右族之稱孝者皆首阿兒溫氏二婦云史官曰刲股割臂勇士猶或難之况婦人女子乎阿兒溫氏二母操刃自鬻曾無縮恧非真有所見

者不能也嗚呼至孝通於神明信哉

海樵說

新安汪仲恭爲予言其家住五嶺夫容之西間嘗樵其絕頂俯視東海眇若一粟今身即其地徘徊俛仰不覺三載費荒茅敗葦於野水之濱即欲歸樵而不可得因自號海樵子其爲說以慰我乎予謂仲恭之號亦竒矣大海之東衆水所歸其大無量其深莫測其翕而靜則汪洋瀚漫淵渟波瀟浴日月涵星斗籠絡宇宙包羅萬象其噓而動則怒潮狂瀾橫奔而疾擊衝颺鼓之摧山靡谷迅若電掣震若雷吼蛟龍龜

竈神鬼百怪變化之物翕忽萬狀其危且險使人神
怖膽掉若此其可畏也故凡操舟鼓柁以出沒乎其
間非豪商巨賈則網罟而漁者也其州居而岸處非
離夫蠻戶則習知其事者也仲恭縱不歸樵於夫容
之西獨不樵於山乎不樵於山而樵於海其志可知
矣仲恭學道士也天地間莫大於道亦莫大於海知
海之大而後可以語夫道矣海無不受也道無不該
也知道之大而後可以樵於海矣人見仲恭樵於海
豈知樵海之非樵歟知樵海之非樵豈知不樵海之
非樵歟方吾之樵也無登陟之危無荷擔之勞浮苴

來吾前斷梗出吾後隨所遇而取之不盈也及吾之
不樵也則漫漫而遊悠悠而望任所之而無往非適
也然則樵固海也不樵亦海也海在是道亦在是矣
是故因其大可以廣吾量就其深可以畜吾德體其
翕而靜可以疑吾神乘其噓而動可以克吾氣量廣
而德畜神凝而氣克然後蘊而為學問則浹洽而精
醇吐而為文章則雄渾而雅潔發而為事業則震奮
而光明予嘗論世之學者非其神融心領超然特悟
其所得未必皆真也昔者惠文之養生得之於解牛
九方臯之相馬得之於驪牝宋元君之畫史得之於

磐礴屈原氏之離騷得之於放逐司馬遷之史記得之於游觀張旭懷素之草書得之於舞劍酣醉杜子美之歌詩柳宗元之文章得之於窮愁遷謫事固有殊情而獨感者不若是而謂之真得皆妄也仰恭之樵海其亦有所得矣夫不然操刀荷蕢以雜出乎斤鹵之鄉者紛紛也號雖奇何益於道哉

吳觀尚賓字說

觀上則曰觀以四陰尊二陽有觀望之義也聖人於此所以寓其憂世之心者至矣然初之童觀二之闕觀三之觀我生皆以位卑望遠而未能廓然有所見

焉獨四切近於五密覩人君之盛德國家之休光其占為利用賓於王蓋賓者主之對以君臣之分而行賓主之禮非素行顯著其何以克稱哉聖人於此復推其象曰尚賓豈不以作賓王朝士君子志尚之所在乎觀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蓋亦勉夫作賓之實以毋負尚賓之志可也易之道每嚴於君子小人之辨而觀之六爻尤拳拳焉觀也其勿墮於小人之朋而為君子之賓乎此固而父之望於觀而亦朋友之所以重為觀勉者克潛曰博矣哉先生之教也遂書以為說

名吳晉說

景文一日過余左手挈其幼兒右手持尺紙曰兒見
兄字亦欲得之宜無靳也余曰老愛幼常情也然敢
以子之情而瀆吾禮乎景文笑曰吾亦安能察於禮
而薄於情乎且指其兒拜不止迺取易筮之得坤下
離上之卦為日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之象且其繇
曰桓桓康侯德廣以脩三接愈恭承王之休其將進
而不已乎遂名之曰晉晉進也年進則學進學進則
德進德進而後可以進於仕矣余雖老俟兒學與德
成三加而仕尚當字之兒拜景文亦拜余答拜因書

為他日徵焉

鄭居貞字說

予以戶部尚書分治閩海之三月僉憲鄭君彥昭遣
其子桓來受學則又進曰桓冠而未字敢求所以美
其名者予迺取易屯初九盤桓利居貞之辭字之以
居貞桓復再拜曰甚幸先生之終惠也使知所厲焉
予惟桓之一辭散見於易詩書春秋禮記雜出於諸
子百家之書長發之桓撥牧誓之桓桓諸侯之齊桓
魯桓器之桓圭桓楹或取其威武或尚其直大莫不
有頌美之義焉獨屯之盤桓以震坎初交而繼乾坤

之後蓋萬物發生之始其象則雲雷興而未成澤其
字則草穿地而未甲拆其義則君子方經綸天下而
未寧也當屯之世非賴剛明有為之才不足以濟難
初九雖以陽德而居下位其所應者又陰柔險陷所
宜盤桓善守以俟時之通而不宜急遽倉卒以致禍
也然而貴而能下賤寡而能御衆則建侯之利其終
得而辭之哉且五非不尊也以屯膏而施未光初非
不卑也以居貞而大得民嗚呼君子之進退出處固
視其時之難易可否亦曰思不失其正而已矣桓乎
桓乎其將進於道乎

陳文彪炳文字說

華亭陳仲明名其子曰文彪間過余而請字為余按
彪虎之文也在易革之九五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字以炳文不亦可乎或謂革之為卦離下兌上九五
位中正而應六二以一身之光澤為天下之文明是
乃大人君子之事豈後學小子所敢議擬哉余曰然
易道通乎上下而變動不居者也希聖希賢獨非學
者之事乎夫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卦之象也文
明以說大亨以正卦之德也合象與德而革之義無
餘蘊矣且以二體言則兌為虎於時為秋離為文於

時為夏夏而希秋而銑以至於炳豈一朝一夕所能
致哉然則虎變之文正學者自新之極功也陳氏子
年富氣銳方勇於學庶幾觀象玩辭而有得於此雖
然名者實之賓質者文之本脩其實以稱其名厚其
實以克其文則名不虛稱文不徒飾矣不爾則外事
華藻內實歎然將何益哉傳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炳文其尚勉之

花君美御史字說

南臺御史高昌忽都不花君間為予言昔與柯君敬
仲遊辱以君美字及友林君清源復得解其義而播

紳先生不鄙而稱述焉竊嘗佩服周旋而進於道然
猶懼學之未能至也願一言以自勗予惟往年嘗識
君於江洲繼復邂逅於甌閩間觀其風神俊偉論議
英發時固已知君之才器超卓過人遠甚今以使事
道出會稽則君方衣繡持節按部海濱而聲光譽望
赫然動乎東南予益知君之美德信乎名實之相稱
矣夫美者善之在已而克實者也存於內則為和順
之積見於外則為英華之發施之家則孝友雍睦而
懽然恩愛之相親行之天下則安靜和平而藹然治
化之無間然則美豈侈辭溢譽而已哉易不云乎美

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傳不云乎克實之謂
美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光輝所以成已事業所以
治人君能因是而益勉焉則學有弗至乎予曩侍君
之季父平章公於是有契家之好今得見君之樹立
若此予心安得不重慕而起敬之哉因君之請遂喜
而為之說

中中子說

金華王子章故宋文憲公魯齋先生之諸孫也以文
學倅海寧既代且老猶日孜孜進德不已更號中中
子今年春予以戶部尚書總漕闕廣道出海寧子章

首來謂問所以中中者予曰子以文學世家而能自
力若此其將有得於中中矣夫人以稊米之身而能
備萬物之理參天地之大者心也其寂然不動無少
偏倚者中之未發也隨感而應使無過與不及者中
之已發也存之於未發之先而復察之於已發之際則
中其有不中者乎自堯之執以授舜舜益之以命禹
湯武建之以立極孔顏擇之以為教子思子發中之
用孟軻氏明中之權而中中之道始備矣夫易之為
書凡其曰正中曰得中曰在中曰居中曰遇中曰利
中曰尚中曰以中曰久中曰大中曰中行曰中正皆

得位而有應者也曰過中曰失中曰中未得曰中未
變曰中未光皆失位而未得應者也然則神聖設教
以前民用亦莫先於中天下之道其有加於此乎天
得中而清地得中而寧天地一失其中則日月薄蝕
而四氣不順山川沸崩而萬物僭差而況於人乎是
故農失其中則不得以為農工失其中則不得以為
工賈失其中則不得以為賈以至於醫卜百家之流
莫不欲得其中而況於士乎自世衰道微徃徃汨於
私意以淪胥其恒性是以存乎內者不能無偏倚之
患著乎外者不能無過與不及之差不及不知所以

進之過又不知所以抑之而中道或幾乎其息矣中
道既息其視農工商賈醫卜百家之為反有弗若亦
可悲夫今子章能以中中自勉而不知年之老度幾
知所用力者由是而日加敬畏焉使靜有以養其天
理之公動有以過其人欲之私則體用相須內外無
間而堯舜湯武孔孟相傳之統與夫大易進退存亡
之道舉不外乎此矣嗚呼微哉遂書以為中中子贈

中中子問

客有號中中子者請問中中子疾契子疾契子曰天
不中則日月薄蝕而四序僭差矣地不中則山崩川

竭而萬物不育矣人不中則倫理廢而人於禽獸矣
聖人之道大莫大於中者子亦何能遽領其要哉中
中子曰固矣天烏乎中地烏乎中人烏乎中吾不得
而知之也且子之於中亦戾契矣又孰知中之為中
哉戾契子啞然而笑曰夫道散若牛毛得若麟角而
子不知戾契之非中又烏知中中之非戾契乎予必
欲聞至道之要其歛爾形收爾聲反爾聽使心如止
水湛然而靚不撓于物不汨于私度其可論此乎中
中子退而齊三日迺敢復請戾契子遂揚袂戴冠箕
坐曰可哉天之道以陰陽而立地之道以剛柔而立

人之道以仁義而立消於上者息於下往居外則來
居內晝夜寒暑各司其半陰不終於陰而陽生為陽
不終於陽而陰生為陰陽合德則三光明六氣順此
天之中也剛以克柔柔以克剛剛柔相濟五才互用
則富媪孕和而生植蕃此地之中也存心以仁制事
以義或施而恩或果而斷喜怒哀惡不失其偏則家
齊國治而天下平此聖人之中也雖然天地不能以
自中必得聖人以為中聖人之所以能中天地者毋
亦損其過益其不及治其偏使歸於正而已矣其見
于經者曰裁成曰輔相曰彌綸曰叅贊曰經綸曰成

變化而行鬼神凡若此者豈非天地待聖人而後中乎中中子曰博矣微矣中中之辨矣然而天人相去遠甚果何道以中哉庚契子曰蟋蟀以秋螿蟬相陰出物性猶能知天地之故孰謂夫天人相遠哉孰謂夫天地之中不中於聖人乎孰謂夫聖人之中不中於天地乎况人與天地本同一體吾之耳目口鼻其天地之日月風雷山嶽河海乎吾之骨肉毛髮其天地之土石草木乎吾之嘔吸出入其天地之噫氣乎是故運動法乎周流張弛法乎闔闢憂喜法乎惓舒吾心既正則天地之心其有不正者乎吾氣既順

則天地之氣其有不順者乎其感通之妙如機之發矢如樞之運戶如橐之鼓風神用不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中中子矍然起曰吾問中中而聞聖人之中因聖人之中而聞天之中地之中又聞庚契之為中也幸哉幸哉中中子者金華王藻子章庚契子則宣城貢師泰父也

上卷一 鶻戒并序

海濱之家好養鶻道遇臂鶻而過者其容甚戚問之則曰吾向決間失四鶻或以強擊或以縱欲或以爭得是以戚焉余讀柳子三說蘇子二戒而愛之然猶

各寓意於一物為今以一物而得三戒遂書以為勸
其一曰黃鵠色閃閃若黃金然強力而疾擊遇大禽
它鵠不可得者則縱之無不得也一日見群鴈集海
上試一縱為鵠攬身奮翅方突入陣中鴈呼其儔來
救回旋啜呻力不能勝臂者急呼之則毛羽幾盡脫
矣籠之數月乃敢復至海上遇大鵠方東向立脫其
帽覘之則搏擊如故態鵠見其來凝然不動伸頸掉
喙徐擊之正中其腦以死吁不量大小而犯非其分
以隕其身宜哉
其二曰赤鵠色正赤黠而多能凡擊鳥相向來則已

必背而去稍遠出其不意也乃還擊之無不得者或
墮在水則舉而擲之地主者甚愛之飼常倍他鵠其
後竟以食多而病毛羽儵儵然投以善藥且逐其腸
中敗病乃已自是每節其食視之益勤然神俊終不
及前時間出遇野雉雉而起試投之雉竄入叢棘中
鵠數擊不得殊困憊張翼而啜衆嗾犬逐雉出大闕
助之使盡其力迺得主者喜即齧血肉飽啖之明日
視鵠死矣吁忘已之弱而貪得不止果異是哉
其三曰蒼鵠其狀特小始得二喙畜久而色龍雜以
青其搏也必先後之令下上旋轉以無失為一日乘

小舟臂出江上見鵲啄田間犬呼而逸之鵲懼無所
蔽也則急投之水其一方奮擊其一復至鵲沉而無
所得則二鵲自相搏皆溺以死噫向止用其一使自
專則鵲固可得也今兩縱之爭以死悲夫

俞仲圭好古齋銘

渾敦鑿凝以爍五太御三靈覺風氣通人文作歷黃
虞物咸若姒姬降王政虞繫宣尼躬金鐸正六經道
斯廓既精微亦渾噩傳萬世為民度尊之善達之惡
維好古莫此樂

賈循正善善齋銘

人性本善善原於天不善其善遂為惡遷善善不已
其善則全己善善人人善善己善己善人斯為盡美
徒善弗庸於道則否所貴學者不惑不止勗哉循正
善善在是

皇太子賜書贊

謹按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孟軻氏之言也至正庚子
秋皇太子大書以賜福建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普
華帖睦爾平章以戊戌秋來鎮閩海誅鋤克強保衛
良善一年而政敷二年而民信飛艘漕海以餉京師
上嘉其功進階陞秩錫予駢蕃於是東宮復有是賜

平章既已裝潢成軸又將摹勒立石省署之南用彰
寵賚而垂無窮焉間以語戶部尚書臣貢師恭師恭
竊惟帝王之道由周孔而後獨孟軻氏得其傳然其
論致治之要不過兩言而止蓋有德在位則足以正
君善俗有才在職則足以脩政立事昔者高宗任官
必曰惟其賢惟其能成王立政必曰推賢讓能賢能
有益於國家也尚矣今皇太子賜書藩翰重臣而首
及於此莫有得於三代致治之要哉臣師恭嘗授經
宣文進對講席甚幸獲睹殿下問學緝熙之功章翰
飛動之勢敷張盛美寔臣之職謹再拜稽首贊曰

皇帝建極統正萬方明離主震適為元良毓德儲宮
潛心端本聖學緝熙造道之閭寶章揮灑爰及燕清
昭回雲漢煥爛日星鳳翥鸞騫龍驤虎躍力幹萬鈞
方疑圓爍曰職曰位任能與賢徵諸孟氏錫我良臣
羲畫禹疇殷盤周鼎並美齊休以教以警臣拜稽首
臣實慙愚敢不敬服以昌令謨伐石刻文樹之南土
匪臣是私式訓來者川流于海嶽峙于天百靈衛呵
於萬斯年

皇太子賜書贊

右弘化二字出周官三孤貳公之辭皇太子書以賜

福建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完者帖木兒者也平章以世胄起家歷踐中外至正二十年由同知淮南行樞密院事擢任茲省既陞辭東宮遂有是賜蓋化者天地之用弘者張而大之也日月星辰之照臨雷霆風雨之鼓潤山川河嶽之流峙陰陽寒暑之往來其為化也大矣然其休咎徵驗未嘗不與人事得失相關是以有天下者既立三公論道於其前復立三孤寅亮於其後凡所以盡燮理之道成輔相之功者至哉今皇太子賜書藩屏而首及於此其有見於古先聖王倚注大臣之深意乎平章尚思懋昭明德勉建勲業使海邦廓清民物邕遂則鋒車趣召還秉國鈞當不遠矣至若揮洒飛動實出天造又非臣愚陋之所敢形容也

普平章壽容贊

至正二十年秋福建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普公兼善以鎮南服功詔賜御衣上尊加銀青榮祿大夫位第一用便宜如故事賓客僚佐圖公象以為壽宣城貢

其贊曰

王封之胄列僊之儒器弘德克神明內腴瑩如拱璧粲若明珠燁然出匣之干將亭然照水之芙蓉白王

橫帶黃金刻符亭鸞峙鵠擁笏垂魚出則膺申呂方
虎之寄入則陳臯夔稷契之謨故能為邦家柱石弼
輔範模吁雲臺麟閣尚徵斯圖

袁伯長學士畫象贊

東海之濱有偉其人玉雪襟度風流縉紳衆鑿以巧
我坦以真圭璋聞望翻散絲綸垂魚秉笏盛服在身
山明水清皎乎其神

小象自贊

歲冠盛服曳玉垂紳紀綱法度森乎在身敢不肅恭
以欺明神

孟天暉御史小象贊

服之華也見乎外德之華也本乎內內外交稱庶免
于戾惟其有之克共大祭

出則秉笏垂紳處則野服葛巾人知出而仕之為榮

又安知處之樂為真也風流丘壑庶幾斯人

僧仲謙運使小象贊

豸冠之歲佩玉之儺于郊于廟其儀孔嘉明神在天
百辟在位儼立執圭承我大祀

儀觀昂昂意氣堂堂繡衣朱襪燁其有光昔既見之

今幸同事我贊爾真維德之幾

右燕居

今幸同按讎不花御史薦冠贊

冠之薦也將以觸邪服之度也將以戒奢豈徒為躬之華度幾為德之嘉律之於身格之於神規之於人質而能文剛而有仁斯其所以宜於郊廟朝廷也耶

胡惠卿畫象贊

貌古而莊氣和而剛居家庭而行有常混閭市而名不彰然亦嘗分教戴于中書授几杖于黃堂明珠在淵燁然有光我贊爾真益壽而康

俊用章畫像贊

至正十九年冬十月予以使事道出會口留止大能

仁俊公方丈者信宿其徒惟平間以公畫像示予為之贊曰
有偉其身有燁其神以如是觀孰幻孰真脫屣跣跌若長往而忘世揮塵談笑實與物以皆春既質而文亦肅而溫海天孤月野水間雲

訢笑隱畫像贊

飛錫于天竺之峰面壁於龍翔之宮蓋萬派一源之正季而千山百海之竒胸也衆以性求我以相見寶月高懸華雲普現此所以點維摩於上方賜大中於便殿也耶

野烟山耶溪和尚畫像贊

風清月明山峙淵沉人見其貌我識其心

慶大夫書了堂二字因為之贊

川回山峙卓為奇文力挽河漢一筆萬鈞

題王髓經後集

王髓經世傳張子微受之蔡元定復為之發揮其於卜葬定宅之法固為詳矣然其浩博而精深非專門地理者未易觀也今李君仁齋撮其微旨著為圖經後集若干卷使夫孝子仁人欲掩其親者一覽而山川靈異陰陽向背可指諸掌斯亦奇矣夫卜宅之瀆

莫善於郭氏葬書而莫精於曾陽氏之學欲知郭書必求之曾陽欲知曾陽必求之玉髓欲求之玉髓其又先之以此集乎或疑玉髓出北巖非元定書也雖然紫陽先生固嘗篤信而辨論之亦豈無所見哉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晦日題于角東慈濟寺之竹窻

題曹士弘先生哀辭後

右中朝諸老為廬陵曹士弘先生所作傳誌詩文一卷凡若干篇而學士哀辭實當卷首間從其子友仁得而觀之伏讀再三不勝悲感先生在大德丁未間為廣德陳陽村巡檢以史學名家陳陽去師泰家

才二十里而先大父秘書府君亦以古學自任年七十餘猶著述不倦四方之士若隆山牟仁父父子四明戴帥初東平王岱宗曰集館中相與評論古今治亂得失人物上下有所疑難輒片紙細書往來是正不絕久之積成大軸時先生寡號該傳某方垂髫恒立侍傍至今尚能記之近年來江東西重罹兵革某家所存大軸皆為煨燼無復存者而先生廬陵手澤意者亦不復完矣今觀此卷豈獨可見曹貢三世通家之好而中朝一時文物之盛從可徵焉嗚呼先生之學若此終不得一施於用固可深慨然既沒世而名愈彰子孫猶能傳其家學以有祿位天於斯文亦厚矣哉

題旅獒圖

此圖一人執紼牽大犬一人從以墨幟一人函書最後其狀貌衣服大類西域人豈取武王時西旅獻獒事以為之乎不然今日流沙萬里之外炎荒百蠻之國莫不臣妾以獻其所有南北之人見聞習矣何以圖為然因圖以觀召公之書亦豈無所警乎

題宋御史汪自強誥後

右宋誥命一通開慶元年監登聞鼓院汪公自強拜

監察御史之所受也其家失之久矣元至正十二年
鄉兵起官軍持此誥易飲酒家士人洪如晦得之以
歸御史諸孫某某以授其子女懋汝懋謹裝潢為卷
求題於某竊惟御史公清風勁節聳動朝著不惟能
使權姦巨卿有所警懼而朝廷宗社賴以尊安嗚呼
賢者有益於世如此哉是誥失而再得汪氏其復興
乎汝懋善葆之

題程以文遺曹子學書後

禮部員外郎程君以文博洽能文章大名曹子學精
於篆隸二人在京師日相往來甚厚此卷凡三帖皆

以文求書於子學者也以文不惟能文章尤善隸今
辭意勤懇謙退若此則其不以自得為足而以所能
下人固非小知自私者所可企及矣然非子學書灑
果有以度越諸君者以文其肯推敬若是耶以文已
矣子學其尚葆之庶幾他日子孫知程曹有通家之
好焉

題黃太史上京詩稟後

黃太史文名天下而上京道中諸詩尤為傑作高羅
祿易之得其稟以傳且謁諸君為之題其知太史亦
深矣易之尚善葆之

題宇文子貞為郁文海作龍溪山房記後
予以使事過會此宿大能仁之方丈閩僧郁上人間
示宇文君所著龍溪山房記龍溪為臨漳壯縣山房
則上人舊居也上人久遊江湖間所至輒以是揭諸
座隅其惓惓不忘鄉井之意厚矣昔吾味夫子在武
夷嘗扁其齋曰紫陽上人既有以見於斯而宇文之
記又足以發之羈孤牢落之際觀此庶足自慰矣

題新安張吳先世碑後

宋新安張珏嘗代異母弟逮獄以慰母心天下聞而
義之韓蘄王因辟為幕府朱文公嘗以四君子並稱

之至其曾孫挂有隱德事繼母復以孝稱江東按察
使盧公摯江浙叅政燕公楠咸論薦之卒不就學士
豫章揭公奚斯銘其墓甚悉不幸毀于兵挂之孫吳
避遷錢唐能誦其詞請書於禮部程君文將重識石
間携以示予竊論世之人以孝弟稱者間有之矣求
其子孫能繼者蓋鮮况歷六七世繼二三百載猶繩
繩不絕耶噫吳亦賢矣哉

題崔元亨送項太醫叔後

大都崇真宮吳大宗師有弟子曰項子虛氏善轉鉛
汞為丹砂服之可長生不死齊其餘猶能起人於垂

盡其術亦微矣子虛既化去得其傳者蓋鮮予至錢唐見曹樞密崔照磨所序項元齋切脉治病往往神効問之則子虛之仲弟也嗚呼術得其傳其施於人者猶若是况脩己治人之道哉

題李咸熙畫

李成畫散在天下不少矣既從瘞於宋之諸陵又盡購於其孫尹開封且不幸而焚蕩於水火之餘意者所遺無幾此畫松栢二幅墨色蒼古筆力遒勁上又有端平諸老題識其為神品無疑者第始書成諱而更字咸熙豈即開封所購本而流落人間耶綏安萬

夫長察罕援獨兒侯偶得之於兵戈離亂之際信其為連城夜光之寶矣然初本四幅已失其二他日合浦之珠延平之劍豈無會合之期侯其善護之以俟其至

題息軒記後

天台張本仁名其軒曰息或曰善哉人不可以不息或曰學可息乎本仁間以二者之言質於予予曰天以不息而成化功聖人以不息而成治功君子固貴乎不息矣然勞於晝者必息於夜發於春者必息於冬學而不息則學無成仕而不息則老無所止所以

君子尤貴乎息也夫明必有息乃可以不息惟不息斯能有息息者育德之基不息進德之本合內外之道也本仁之名軒其庶幾知所擇乎

跋五輅圖

右五輅圖蓋宣和舊本而柯君九思所藏也五輅者王金象革木玉輅以祀金輅以封同姓象輅以封異姓革輅以封四衛木輅以封蕃國而鹵薄實蕪之其樊纓采就旗麾等衰之數各不同焉然或以多為貴或以少為貴或尚其質或取其文其序不同其色亦異曰先日次日曰綴議禮者之說徃徃不一此圖所載

以象輅居玉輅之後金輅之前未知何所據也然其運意精密設色工緻毫分縷析悉中軌度非妙奪天巧者能造是耶熙賜得此他日上之太常獻之禮官庶將備一代制作之盛典豈徒為好事者玆玩已哉熙賜其尚寶之

皇太子賜書跋

皇太子恒以燕清之暇怡神翰墨遇得意輒賜中外名臣而福建行中書省右丞臣恩寧溥得八字曰文行忠信為善最樂夫文行忠信孔子教人之法為善最樂漢東平王蒼處家之道也文以廣知行以檢身

忠信以立本教雖有四實心學也善行於外樂存乎
中亦心學也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原於心心一正
則施之於家而孝友雍睦施之於朝廷而上下翕和
施之於天下而謳歌鼓舞海內彌慶今皇太子揮洒
寶章首及於此其真有德於聖賢心學之妙乎右丞
世篤忠貞為時良翰是書也豈徒義畫禹疇足為世
守之榮度幾朝規夕覩超然有以廓其澄清之志云

跋王国寶傳後

右沂水王君国寶傳一道撰於越士潘君喜而翰林
丞旨歐陽先生江浙行省叅政周伯温父所題跋也

國寶死三十二年矣其子彥琬來為江浙行省左右
司都事余時適叅政末見其文學議論英發有過人
者固已竊計其所從來遠矣及讀是傳乃知國寶陰
德之施甚遠而彥琬能以才行稱於人人為不偶然
國寶孝義出於天性其行於家則重闈怡愉而子弟
恭慎其施於親鄰則生有養而死有歸訟者息而怨
者平其推於人則偽鏹焚而紿悞絕私券毀而逋負
免其動於鬼神則斷海寧之妖祠訴新昌之滯魄他
如去曹江擷我以便往來之舟論杭市鈔法以權輕
重之宜凡有利於民而益於官者亦莫不忘其力之

弱而快於行之勇也嗚呼國寶孝義若此卒止於征
商小職而不得一伸其用亦可悲矣昔者人或以治
獄高大門閭或以還帝致位宰輔或以蠲舍緡而世
祿不絕或以平糴價而見禮靈神一念之發通於幽
明一行之善格於上下况國寶行於家施於親推於
人動於鬼神者無往而非陰德之所致三槐之植君
家故事吾將於是乎徵

跋韓致用五雲輯錄卷後

會稽韓諤致用間持諸公所著五雲書屋詩文一卷
來徵余言按韓氏自魏國忠獻王在宋天聖中中進

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五色雲見其後竟以勛業致
位將相至四世孫秘閣公扈駕南來居越之五雲門
故其輯錄題曰五雲其後子孫往往多以是稱號蓋
不忘所自也今致用實魏國之十世孫其築屋讀書
亦名之曰五雲而中書參議危君大朴翰林學士張
君仲奉各為之記序凡所以論次韓氏德澤及歷世
藏書之盛可謂詳且備矣然其所謂五雲者皆即秘
閣居里之名而無一辭及於魏國唱名之瑞豈二君
姑舉其近而遺其遠也耶雖然五雲為屋扁也屋為
書藏也知藏而不知讀知讀而不知好知好而不知

樂則六經諸史亦土苴耳其能超然卓見於陳言之表以克造夫聖賢之域乎致用其益勉之

跋王憲使朱縣尹倡和詩卷

我國家統一天下首立臺憲以綱紀百辟大抵先教化而後刑政敦儒雅而鄙吏術尚寬厚而去文深故當時御史部使者多老成文學之士予家江東方七八歲時見牧庵姚公疏齋廬公按治之暇輒率郡士大夫携酒敬歌妓出遊敬亭華陽諸山或乘小舟直抵湖上踰旬不返二公固不以為嫌而人亦不以此議二公也其流風餘韻至今江東人能言之自後綱

紀日密嫌疑頓起甚至出入扃戶又甚則謝絕賓吏久之遂習為常矣今觀繼學王公與其史朱子中在宣城時酬倡詩卷迺知王之標致猶不減於姚廬也吁世復有斯人哉至正二十年冬十一月乙亥貢某題于三山香嚴寺之東軒

跋鄭希道拙存藁序文

江右鄭希道兄弟居匡廬之下彭蠡之濱讀書著文怡然自得及出而施諸政事皆卓卓有過人者希道既沒十餘年其子間以諸名公所作拙存藁序跋來求題予雖未獲盡覽拙存之著而得觀歐陽揭黃杜

危周張諸公詩文或喻以連璧或比之雙鳳或謂其得山川清淑之氣或謂其得茂叔元晦之微而猶惜其陸沉下寮不得置諸館閣以盡發其所蘊於是益知其才之果異於人矣嗟乎兄弟競秀一時在古且為難能况子孫又能以家學繼美于後哉

跋宣和御書

夫以帝王御崇高之極而能樂山林澹泊之言又為之親洒宸翰以賜志合志合其賢矣哉為子孫者宜世保之

跋毛貞士傳

君子之所以立身行己求無愧於心而已一有愧于心雖千駟萬鍾視之猶當如草芥焉今之人或有小利僅若豪芒輒昧昧焉易所守以欺夫人甚者吮癰舐痔無所不為又甚者棄妻子背父母以僥一得卒至於償身敗事而後已可哀也今貞士不貨殖不要功不苟得凡其所為不惟無愧於己又將以愧天下之斯人者吁亦賢矣

跋阮孝子傳

天台阮祖立倉卒昇父避灾菽水致養能得其親之懽心視劓肝剖股者雖無驚世駭俗之行然斯其所

以為孝也

汪節婦傳

汪節婦四明元寅先生仲女也年二十歸同里故宋
提刑陳曾孫紹庭甫四年紹庭喪無子鞠從子鑄為
嗣教之有成守志堅確益大陳緒年幾七十迺終嗚
呼汪於婦道毋儀皆當旌表而有司卒不得上聞其
子鑄徒取士大夫歌詩以自慰亦可悲矣予嘗備員
太史見儀曹所具賢母節婦事狀多出中州而大江
以南百無一二豈法故有輕重哉其遠近詳畧不同
者亦理勢使然也予於是重有感焉

跋夏節婦傳

黃岩夏氏女年二十一嫁里人黃侃八年而侃亡治
喪起家晝夜哀號不絕教其子三人克自樹立撫其
庶二人皆若己出處宗族以義接姻戚以禮婚喪或
有不給者輒有所遺有司上其事旣旌異之其甥江
浙行省理問丘楠又求經畧李君為之傳嗚呼江南
視中州為益遠賢母節婦少聞于朝今夏夫人節行
獨能顯著若此者亦何幸歟

跋趙書韋詩

世稱韋詩出陶趙書出王或謂自是蘇州詩吳興書

信然否當有辨之者

跋松雪招隱詞

王右軍果止於善書而已耶人於趙魏公亦云今觀所書招隱詞為之慨嘆

跋李則平憲副所藏東坡墨蹟三卷

東坡自言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識者謂豈獨文為然其書法之妙亦類是也此帖蓋少年所書已飄逸俊快如神駒健鶻不可控搏况海上歸來之後乎

右蘇文忠公寄陳氏三帖宋諸賢題跋者凡三十人

蓋已極盛美之形容矣則平憲副偶得於兵戈擾攘之餘而徵求贊詠猶且不已吁賢人君子手澤為天下後世重果如是哉

予客三山城西之香嚴寺歲莫風雨憲副則平寄示東坡先生墨蹟二帖其一帖南康八境圖一帖記石墨八境婉麗圓熟頗類二王以年月攷之蓋先生壯歲所書也石墨雖無年月可攷筆勢飛動融化又非八境所可比然自謂目昏作小字殊難意必老年所書也一日之間盡觀珎酒豈偶然哉三復之餘謹識于後

正錄

跋徐明初所藏文靖公四詩

右集紫極宮追懷吳鸞稍久出關謁孺子墓道由澹臺而歸古詩一章及次韻春思古詩三章先君文靖公提學江西時手書也今蓄於廣德王簿徐君明初家明初由江西之官江東道經南湖留止家塾出示余捧玩手澤如新而音容不復可見矣抑先君謁君家墓詩云岵嶺漢土墳吊酌涕汎瀾勲業豈不榮名義夙所難孺子名義著聞而勲業不少槩見者不遇時也際休明之景運克前人之名義而發揮於勲業安知不在明初乎因涕泣而書其後既以勉明初

且以識余心之悲也至元後戊寅六月二十又五
識

跋程氏遺安義學本末

新安程致和既立義學以教其宗族子弟與凡鄉里之願學者又割田五百畝為義廩以資嫁娶喪葬其用心亦仁矣哉有司方上其事值城陷事廢致和亦走建寧雖倉皇流離而卹姻贍族之心未嘗不慨然思有以復之也夫新安程氏去居河南而有明道伊川二先生先生道南而有紫陽朱夫子今致和於二程則為遠裔於朱氏則為外戚其道德仁義之訓蓋

有自來矣嗚呼志之所存天必相之國家治平有日子雖老尚當拭目盛事

跋李經畧與裴檢校書後

至正二十年春三月江西賊鄧容寔陷延平閏五月圍建寧上下阻絕諸將縮息不進經畧使李公發兵援之檢校裴君直慨然曰顏經畧在圍幾一月矣此而不自効雖生何為遂請行得兵數百直抵南鄉距建城半舍而止李公聞之且喜且思急遣吏賞勞令孤軍無深入墮賊計且曰尤當以古人自任裴君得書感激佩服歸而裝潢成卷持以示予予惟唐蔡州

之後丞相裴度親往視師帥臣李愬實受軍制今李公統諸將裴君迺承委寄雖其職分前後小大不同而奮義赴功無愧古人則一也保而藏之豈徒為裴氏子孫之榮後之覽者亦將感動而有所興起焉

跋張氏承訓堂記後

射于生於泰華高不踰尺而能臨百仞之淵蒙鳩巢於蒼葦編羽結髮而終不免於破折無他其所處者異也叅政危大朴記道亨張君承訓之堂謂其父直卿之教之也既使不得就文瀾之習而又日進之以道德仁義之言道言卒能明經中第歷官清要以顯

其身以光其前人吁直卿固為能處其子而道亨亦
知所自處者哉承訓名堂信不虛矣年月日跋

跋當塗陳氏壽詩後

昔吾祖母廣陵夫人李氏年九十先君子文靖公辭
禁直自京師歸作愛日軒侍奉于湖山勝處當時秦
郵龔公子敬教授宣城一日肩輿至湖上為作愛日
軒記有云惟親年且喜且懼愛莫大於愛親而事親
之日欲其長也其愛當何如人皆可以長年惟其得
之天者厚而所值之時承平若是則享用豈惟親哉
特人子之分願亦無不滿者矣子敬此言天下之名

言也當塗陳氏兄弟事親色養優享素封之樂元統
乙亥母夫人適及八十正月望日燃燈張樂稱壽堂
上融融如也是年深水劉君兼美假館當塗偕弟元
鼎作詩詠歌之今又四年陳母年八十又四矣人於
富貴利達皆可以力致其不可以力致者有二焉曰
壽曰賢子孫也然人之生美惡厚薄稟於天惟善可
以自致善而獲報則亦天也今陳母之壽如此子孫
之賢又如此殆所謂稟之厚美而積善之獲報者哉
兼美微予識其後予念先君子奉親之樂如前所云
而予母寧國郡太夫人今年亦七十有二矣板輿輕

軒在春暉駘蕩中予與陳氏兄弟同此樂也至元己卯二月八日宣城貢師泰謹識

跋賽典赤氏家傳

故贈咸陽忠惠王賽典赤瞻思丁歷事太祖憲宗世祖遂能以功業顯著西南萬里之外既沒而廟食猶不絕子孫亦建侯專閫布滿中外非其厚德之積能爾乎雖然積德在於前人培植寔由後嗣為王子孫者其益懋勉以光昭先業毋徒抱遺牒以夸於人曰吾咸陽王諸孫也

跋曾克謙入閩記後

昔唐天寶之亂杜少陵入蜀李太白走江南雖當閭閻危苦必有所因而後往不然其不至於饑寒流離者幾希今曾君克謙之入閩也果有所因乎無所因而幸以佔畢給食學官方且優游道義為文以自解非真有所見者能如是乎余於克謙重有感矣

跋高惟恭字說

詩不云乎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又不云乎溫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蓋恭者敬之發也敬存乎內則恭見乎外恭之為德大矣施之於身而晬而益背施之於家而慈孝溫仁施之於鄉鄙於朝廷而彬彬禮讓小大翕

和故中庸論至德淵微之極功不遏曰篤恭天下平而已矣惟恭能誦詩之言服中庸之訓度幾其日進於道乎

跋江以敬登樓賦

詩一變而為騷再變而為賦此賦音節清楚絕類騷體第傷今思古不無沉鬱感慨豈猶有王仲宣之遺愴歟不然其將慕楚大夫之忠憤激烈者矣

跋鄭德和所藏閣本智永千文

宣文閣所刻智永千文七十三行七百二十四字號稱精妙必得旨乃敢摹印既摹印必待旨乃敢分賜

然非世戚重臣及左右近侍不與也臣某授經宣閣參贊經筵幾四十年所得僅一二其貴重可知矣兵亂以來又復散失今觀參政鄭昉所藏寧無慨然遂書而歸之

跋松泉圖

天台潘孟翔客京師間圖其父忠軒讀書之地曰松泉舊隱求大夫士歌詩以歸為壽焉予惟歷霜雪閱歲年不改其操者松也出乎崑谷放乎江海混混不息者泉也松類夫君子之貞泉類夫君子之潔隱居以松泉名其將有取於斯與

自司馬氏之東也一時勛名氣節之偉風流韻度之雅蓋不可僂數也然人物獨稱陶淵明文章獨稱歸去來詞往往好事者既詠歌以致其敬慕復圖之以為美觀何哉嗚呼三公九卿豈重於一令千言萬語豈多於一詞也耶

跋杜孝子傳

人子之於其親雖孝如曾閔亦常事爾然千百世之下求如曾閔者復幾人哉黃岩杜誼能以孝通神明而子孫又能以孝揚先德亦已賢矣

跋白沙送別聯句

予奉詔總漕閩南道過四明承天台鄭蒙泉韓諫行毛彛仲燕山馬元德會訖王好問括蒼王叔雨四明舒汝臨僧朽石上虞徐季章華陰楊志中諸君款餞至白沙猶不忍別遂留宿舟中飲酒聯詩明日迺去何其情之甚厚也予時以醉卧及覺則詩已成矣故不及聯他日復遲予東海之上握手道舊臨風把酒亦庶見吾黨交義非世俗所能知也因識其後時門生劉中亦侍坐焉至正十九年冬十二月六日識

跋諸公所遺馬編脩書札

師泰於歐陽先生有師生之分於黃學士有兄弟之義於申屠待制有交承之契而張承旨周太常危叅政宇文僉事則又朋友之厚愛者也是皆天下名賢碩師易之悉與之游書問往復繾綣若不忍一日相忘者斯固諸公謙撝下士盛德然非易之才行超卓足以感動乎人能得此哉今歐黃宇文已物故而子迪仲舉年踰八十又皆休致伯溫與其為同年亦將七十矣獨太朴方為朝廷柄用覽觀斯卷不勝感慨

跋巖子山書陸喜五論

瑩喜皆吳士也喜論瑩四五固當矣獨不知喜自謂在第幾爾巖公之書其果有所見乎

跋王經歷小傳

士大夫不幸而遭世變或死或不死蓋其事有不同志有所在也彥芳砥節厲行卒不為所汙亦難矣哉

跋楊大同遺姪書

夫見理明則其言正其行決金陵揚大同遇難死義蓋已見於遺敬脩書矣

笑堂倡并序

抗之聖安寺主僧公歌藏卜西番人也心空而行超善以其學教諸子弟間為予言公歌藏卜華言普喜

人則笑吾笑以名堂其亦有知我所以笑者乎予笑
答曰昔莊生以開口而笑為達惠遠以三笑為樂而
後之人又有付萬事於一笑者笑固多端矣然皆不
若不笑之為愈也笑堂其以笑為不笑乎其以不笑
為笑乎予不得而知之遂為偈曰我觀人世事無一
不可笑大愚藏機關小智閃熒爨欲火熱肺肝有若
原野燎一旦受苦厄顛頓發狂叫所賴慈悲力普賜
光明照遂使迷途者解脫無老少閉門一炷香靈臺
湛空妙如走闇方出如睡夢方覺而師於是時惟喜
見容貌跣趺笑堂中即此為衆教

祭程以文

維至正十九年歲次己亥秋八月辛酉朔越二十四
日甲申中書戶部尚書貢師泰中書戶部主事李希
顏翰林國史院編脩官錢用壬諸路寶鈔提舉劉天
湯浙江等處行樞密院照磨崔求泰等謹以清酒少
牢致祭于中書禮部員外郎程君以文之墓曰嗚呼
公之行可以追配古人公之德可以度越諸君類范
黃之孤峻得虞揭之雅馴教分六館制掌北門衣繡
裁鉄儀曹是掄揚颿使海益張令聞飯止一盃而心
常自裕囊無一錢而口不言貧生於昇平而客居半

世死於離亂而克全其身嗚呼方今作者不滿六七
公居二三孰敢第一公既死矣孰與儔匹海闊風高
愴焉自失

祭朶仲容尚書文

嗚呼余昔在京師千方魁天下聲名赫然傾動朝野
及余還浙江子亦以使至布宣德音克勤王事今余
治粟海閩而子又寔來襲回握手情溢手辭念別離
之契闊每太息而歎歎曾不數日竟殞危疾倉皇莫
救恍焉如失子之耿介勇足以進德子之俊明才足
以任劇故雖以十年之近居六卿之職生也人不以

為過死也人皆以為惜嗚呼海天茫茫魂歸帝鄉招
之不來我心永傷穀登于俎酒實于觴撫棺泣奠庶
幾來享

祭部史虞舜咨文

嗚呼舜咨果止是耶汝德之粹圭璧無瑕汝質之茂
蘭蕙方葩執矩矱以求方正引繩墨以糾偏邪事雖
微而必謹志愈厲而靡它不曲以阿不矯以夸不懦
以憚不僭以差左右就辟清苦益加汝既子信子亦
汝嘉何山裂之夢猶近而大還之遊已遐嗚呼生也
無愧死也有華子於舜咨抑又何嗟

無野不祭姜奏差文

維至正二十年歲次庚子八月乙酉朔越二十有八日壬子戶部尚書貢某謹遣部屬某等以特羊酒饌致祭于奏差姜生維顯之柩曰子昔南來後者八人出則予吏入則予生其分雖殊其情寔親宰相砥礪各効爾能惟曹與姜亦予所任曹質而醇姜粹而溫何曹生之計未幾而姜亦遽殞其身耶然曹死浯洲瘞無一金姜死三山囊無一文於是亦可見能慎其守以無負於期望之心矣嗚呼履行不虧壽夭奚論閩山泐水道阻且深旅襯之歸尚俟承平一尊遣酌

